

實報叢書之八

民族精神

第二集

實報叢書

民族精神

每本售價一角
現已印行三集

欲知中華民族精神為何物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重恢復中華民族精神運動者，不可不讀此書。
民族精神，可以當繪圖小說讀。
民族精神，可以當筆記小說讀。
民族精神，可以當短篇小說讀。
民族精神，可以當歷史小說讀。

老宣近著

實報瘋話

一集每冊二角五分郵票代價十足郵費在內

實報瘋話送：

- 中國青年的，指路明燈。
 - 中國民衆的，解放導師。
 - 中國社會的，顯明影幕。
 - 中國家庭的，良好模楷。
 - 中國官僚的，當頭棒喝。
 - 中國軍閥的，落上屎光。
- 請實報者或均置備一冊未讀實報者

老宣的「妄談」

再版發售特價

本書出版四千冊，未及一月全數售罄，因預打紙版，每冊大洋七角，較低，為普及起見，現特無多，購者從速。

北平總售處：東單青年會對面友聯中西印字館
 智宜外大街實報社分售處：東安門外武學書局
 及各省市書局、文書社、東城沙灘外廣告社、西單商
 場、魚市、東城、王府井、大柵欄、文書社、東城、
 金魚、胡同人、東城、米市、大柵欄、文書社、東城、
 分售處：法租界、東城、米市、大柵欄、文書社、東城、
 社、總牌電道東亞醫院對過三合公司。

時聞通訊社

出版八年，紀載翔實
 消息靈通，稿費最廉
 社址：北平宣武門外大街
 電話掛號：一七四九號
 電話南局：二四二八號

毛三爺漫畫合印本第一二三集各售大洋八分郵費在內

實報叢書之六



民族精神第二集目次

題目

頁數

齊太史竹簡書好	一
齊太史兩弟繼志	三
齊太史正氣長存	五
韓世忠首立戰功	七
韓世忠力擒方臘	九
韓世忠智勇兼全	一一
韓世忠水戰兀朮	一三
韓世忠計破金兵	一五
韓世忠湖上騎驃	一七

民族精神 目次

毛遂自存救國難	一九
毛遂危言動楚王	二一
謝玄年少即英穎	二三
謝玄陰運顯頭角	二五
謝玄肥水破強敵	二七
王守仁移風易俗	二九
王守仁平亂立功	三一
王守仁開明道統	三三
范雎受讒遭奇辱	三五
范雎高談動玉璫	三七
范雎受袍感舊情	三九
陶淵明借酒澆愁	四一
林則徐赤心爲國	四三

林則徐痛掃烟毒	四五
林則徐慷慨抗敵	四七
林則徐愛國獲罪	四九
曹彬童時已不凡	五一
曹彬少年之頭角	五三
曹彬焚香禁殺掠	五五
曹彬病榻舉將才	五七
鄭成功誓復祖國	五九
鄭成功移忠作孝	六一
鄭成功言出法隨	六三
鄭成功義正詞嚴	六五
鄭成功智取臺灣	六七
張儀因貧受盜名	六九

民族精神 目次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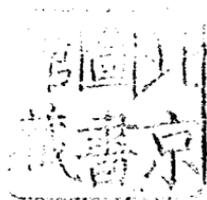
張儀相秦額故人.....	七一
司馬光情篤堦鏡.....	七三
張翼德鞭打督郵.....	七五
狄青銅面立奇功.....	七七
狄青元夜奪崑崙.....	七九
狄青避水相國寺.....	八一
蘇秦恥作田舍奴.....	八三
蘇秦窮途遭白眼.....	八五
蘇秦游說得顯位.....	八七
蘇秦富貴還故鄉.....	八九
方孝孺心向聖賢.....	九一
方孝孺大器晚成.....	九三
方孝孺殺身成仁.....	九五

齊太史竹簡書奸

崔相奸心巧施美人計

史官直筆大書弑其君

當春秋時候，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國宰相崔杼刺殺其主齊莊公，太史直書「齊崔杼弑其君光」被崔杼殺死，其二弟三弟依然照他哥哥書法，一字不移，又被殺，其四弟仍是同樣照寫，崔杼把他沒法，也就祇好隨他便了，當時齊太史的名聲，真個是婦孺皆知，四夷聞名，話說崔杼妻姜氏，原係棠公之妻，棠公死，崔杼先姦後娶，後齊侯屢因商議國事，不時前往崔家，與崔杼解決進行辦法，一日忽覩姜氏，祇見他淡妝倩容，不事鉛華，一種天然風韻，令人心蕩神怡，齊侯見姜氏美貌，不禁垂涎，乃藉詞日往崔杼第，思乘隙得親美人蕪澤，有一天恰值崔杼不在家，齊侯得了機會，遂與姜氏調戲成姦，杼後偵察得知，氣憤非常，即有謀殺的意思，無奈總不得便，悶了好久的日子，這天忽然萬國的君主來朝，齊侯在北郭開宴歡迎，杼假裝有病，不往陪宴，齊侯等把萬君送走後，親身到崔家探問杼病，是時杼已設下伏兵，齊侯問杼病，草草敷衍，即向姜氏調笑，姜氏起身自側戶出，齊侯拊手唱曲，正在樂的不可開交，忽聽烏





門的聲，接着又聽見一陣刀槍相磨的聲音，齊侯心甚怪，又等姜氏不來，焦急萬分，這時伏兵齊起，刀戟如林，齊侯急從側戶走後門，正當爬牆的時候，伏兵追尋至，一箭射中齊侯的股，乃由牆頂翻下，兵衆一擁齊上，你一刀，他一鎗，登時結果，齊侯既死，崔杼怕太史直書他的殺主罪名，便使人召太史進宮，開口便問道，今日的事，你係太史，這個殺人兇犯，究竟是寫誰，是怎樣寫法，那知太史早已寫好，見崔杼一問，他立由懷中掏出竹簡與崔杼看，原來就是齊崔杼弑其君光七字（見圖）杼看了，登時目瞪口呆，一語不發，忽然冷笑數聲，對太史道，你這個書法，怎麼將我牽扯在內，並且把這殺主罪名，完全歸我一人，這如何使得，你須要改正才好，太史答道，兩山可移，那書法無論如何，萬不能改，而且這是我職分，崔杼又用威逼，太史執意不從，杼怒甚，拔出腰間寶劍一揮，砍爲兩段，並將所書的簡，立即劈碎。

齊太史兩弟繼志

兄忠弟烈勁草抗疾風

斷首陷胸大節光皎日

齊太史因守正不阿權奸，被殺在宮中，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人人吐舌，太史的二弟三弟四弟得到他哥哥殉國的噩耗，一齊嗥啕大哭，痛罵崔杼，並立誓爲兄報仇，誰知當全家哀慟的時候，忽然崔杼使命又到，原來召他兄弟二人入宮，他二人情知有因，便囑咐一番，跟隨來使而去，到了宮中，崔杼對二人言道，你兄職任太史，責任甚重，齊侯的死，自有下手兇犯，不應歸罪於我，誰知你兄不明不白，硬要將這一副千斤担子，壓在我肩上，非寫齊崔杼弑其君不可，我再三相勸，他總是不聽，惹的我性起，把他殺了，這也是怪他太固執，枉自送掉了一條性命，但我想太史的職務，是一日不可少的，我今派你二人繼續你兄的任，須要小心，再者，你兄書法，恣也頗預，須要改正爲是，他兄弟二人聽了崔杼這一席話，當下不約而同的正色說道，我兄職任太史，書法當然要守正不阿，主公遇弑，雖係下手兇犯不止一人，然而律重主謀，這主謀的人，不是個弑主的首犯嗎，又况主公的死，係死在相府，試問當日伏兵，是



何人所調遣，若無人調遣，誰敢在相府用兵，並且還有一句話，當時下手兇犯，當場捕獲幾人，這弒主罪名，非同小可，太史秉筆直書，自是分內的事，我兄書法，原無不合，今既蒙委我二人弟接兄任，當然仍據事直書，不敢依違遷就，貽笑後世，有玷太史責任，言罷，他兄弟二人一齊走至公案邊，奮筆直書，送給崔杼過目，崔杼接在手中一看，仍是齊崔杼弒其君光七字，當下這氣非常的大，鬚髯戟張，顫成一團，氣結不能作一語，少頃，便掣劍在手，對太史兩弟言道，你兄的命斷送在這七字上頭，今你弟兄二人真好大膽，還敢在我面前照樣寫，你們真是不怕死，我問你二人究竟有幾個腦袋，趁早改正，萬事全休，若再執迷不悟，你兄便是榜樣，他弟兄二人抗聲言道，頭可斷，書法不可改，話尚未畢，崔杼揮劍連擊，一齊倒地，（見圖）這時屍橫丹陛，血濺玉階，情形異常悽慘。

齊太史正氣長存

鐵筆如山奸雄破膽

白刃可蹈春秋誅心

齊太史的二弟三弟，均被崔杼殺死在宮殿上，當時轟動全國，也有歎氣的，也有說太史兩弟頭腦太簡單的，也有罵崔杼殘忍無人道的，議論紛紛，那太史家中又聞得這個消息，全家舊恨新愁，聯到一處，越發的踴躍慟哭起來，現在太史兩個兄弟已經死掉，只剩下他的四兄弟一個，他正在家中傷心的時候，那崔杼又打發人召他入宮，他到宮中，崔杼又命他繼任太史，並對他說，你三位哥哥，都是不知道通權達變，纔把性命斷送，你小小年紀，須要放明白些，不要學你三位哥哥那般執迷，日後自有好處，這弒主的罪名，何等重大，萬不能加在我頭上，你務必改正另寫，否則你想活命，一面說着，一面拔取腰間佩劍，那太史的四弟便毅然回復道，弒君罪名，自有公論，太史書法，關係國史，一字不能輕改，說罷走至案邊，提起筆來，仍照他哥哥的書法，一字不改，寫道，齊崔杼弒其君光，舉給崔杼觀看，見依舊還是那齊崔杼弒其君光七個大字，怒甚擲之於地，方欲拔劍擊之，忽然轉想，我這般權勢，這小小的



太史，竟敢接二連三的和我對抗，竟死於前，弟繼於後，那七個字竟不會抹改一字，可見威武不足服人，事已至此，也管不了許多，只好隨他們寫吧，當下便吩咐那太史四弟出宮去了，太史四弟由宮中回到家來，則見南史氏在廳堂等候，看他回來，忙上前慰問，太史四弟即問南史氏來意，南史氏開言道，弟打弑君，君家昆仲直書被害，微信無人，特此致簡而來，以傳記載，免致弑主賤子，逍遙法外，今繼承有人，直筆不枉，余無須越俎代謀了，說罷，告辭而去，近人有齊太史兄弟歌，說他弟兄輕生命，重職分的好處，照錄於左：

齊國有太史，輕生重職分，崔杼弑其君，直書不避諱，太史死於前，兩弟繼其任，書法誓不改，殺身非所畏，兩弟已遭戮，四弟續舍命，秉筆依直書，亂臣終感愧，正氣永長存，千載令人敬。

韓世忠首立戰功

馳馬橫刀神勇推獨步

拳旗斬將威稜震邊疆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兩目光炯炯如電，早年爲省倉負米役夫，驍悍猛鷄，膂力絕人，能不用鞭轡騎生馬駒，可以操縱自如，家甚貧，無產業，性酷嗜酒，喜負氣，不守範圍，人均呼爲潑驃五，少時有相士言，後當大貴，位至三公，世忠以爲侮己，拳毆至見血，經人力勸，始罷手，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禁名軍籍，挽勁弓，馳怒馬，剽疾縱橫，獨步一時，軍中無不推其武勇，非常人所及。當宋徽宗崇寧四年西夏事起，郡調兵悍禦，世忠時在遺中，至銀州，（今奉天鐵嶺縣是）夏人接戰不利，乃堅固城守，官軍圍攻，互有死傷，世忠斬關奪門入，跳盪馳騁，銳不可當，敵將有攔拒者，世忠擊斬之，以刀挑其首擲於空中，時諸軍見世忠已首先奪門入城，遂鼓噪蜂擁而進，夏人冒死突圍棄城走，既而以重兵屯高平嶺，世忠率精銳擊戰，夏兵大敗退去已復由間道來犯，鋒銳甚，諸軍相顧奪氣，世忠獨率部冒鋒突戰，呼聲震天，無不一當百，夏人少退却，俘斬數十人，世忠見一將馳馬飛突，聲勢洶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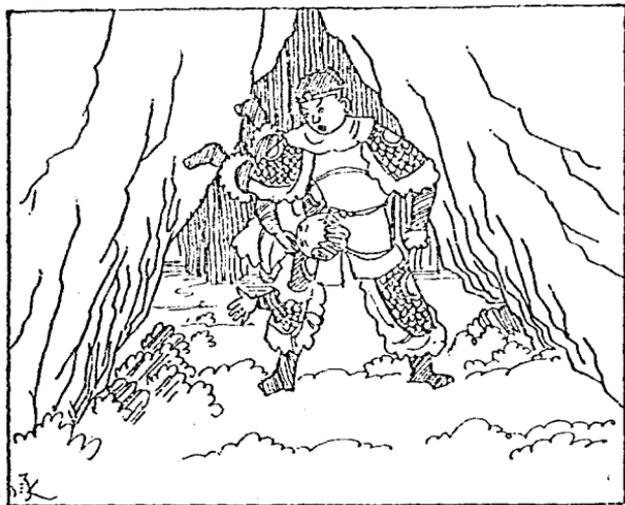
兇悍之氣，咄咄逼人，指問被俘敵兵道，此將何人？俘兵答道，我國監軍駙馬兀朮，有萬夫不當之勇，世忠聽了俘兵的話，立即大吼一聲，舞刀躍馬而出，那將挺槍來迎，當時一往一來，力砍槍刺，戰了幾個回合，那將不是對手，虛刺一槍，打算回馬逃陣，世忠已經看出他的用意，將刀法一緊，圈住那將，不得脫身，那將越發心慌，槍法不依古法，遮架也沒力氣，被世忠攔腰一刀，揮於馬下（見圖），夏兵見主將已死，大亂，遂敗走，諸軍跟蹤追擊了一陣，殺的那夏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渠，這場首功，當然要算是世忠的了，不料當經略司將世忠的戰功呈上時，那個時候，主持邊事的是宦官童貫，他見功績表呈上時，叙的痛快淋漓，反疑有所裝點只補了世忠一級，衆皆不平，願亦無可如何，既又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城，爲敵所踞，世忠夜登城割護城毡以獻，繼又破敵佛口紫藏底河，均立頭功，始得轉進勇副尉，威名漸著。

韓世忠力擒方臘

隻身冒險搗巢平巨寇

好整以暇出奇破遼兵

宣和二年，陸州淳化人方臘托左道惑衆，以吳中困於花石綱之擾，遂借名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據陸境梓桐壑，源諸洞爲巢穴，該處山谷幽險，怪石磷磴，未易窮其起伏，臘倚以起事，旬日間，衆至數萬，江浙震動，詔徵各道兵往剿，世忠以偏將從都統王淵討之，次杭州，賊麀至，聲勢浩大，諸將相顧失色，世忠以精兵二千伏北關張，（今餘杭縣城外）俟賊過方半，伏兵突起要擊，賊大亂，前後不能相顧，世忠乘勢進攻，賊遂大敗，僵屍蔽野，淵驚嘆言道，眞萬人敵，盡以所齎白金器賞之，且與訂交，時，廷詔諭各軍，有能得方臘頭者，授以兩鎮節鉞，其時賊衆尙二十萬，深據岩谷爲三窟，童貫率劉延慶王稟煥楊惟忠辛興宗等相繼至，盡復臘前陷各縣，四面環逼，但均不知從何路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隻身持刀直前，越險深入數里，進搗其穴，臘之侍兵拒戰，被世忠擊殺數十人，餘衆散，遂擒臘出洞，（見圖）而辛興宗領兵截洞口，與世忠爭持，掠爲己功，并取臘妻子及僞丞相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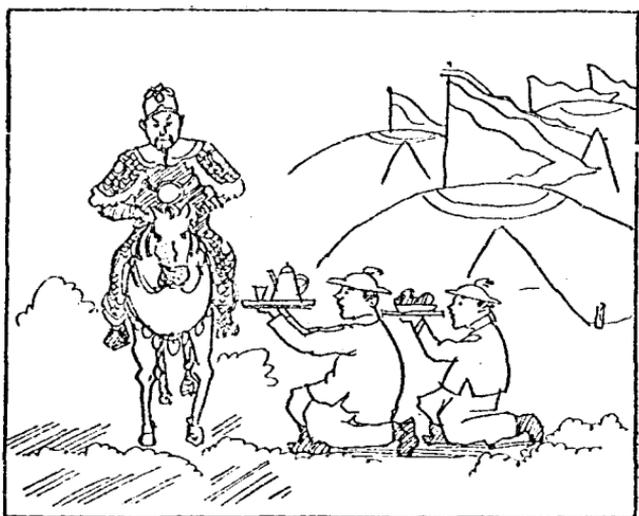
肥等五十二人於石穴中，搜斬賊衆計七萬，餘黨悉平，送臘京師，斬於市，惟擒方臘係世忠之功，被辛興宗所奪，因而賞不及世忠，幸楊惟忠還朝，對帝直陳此事原委，始轉授承節郎，至神宗時，遼人侵佔幽燕薊雲之地，而北方屏障盡失，中國兵力脆弱，無恢復能力，遂坐視外人鯨吞蠶食，忍氣吞聲，不思抵抗之策，以致大好山河，不爲我有，至是金人日強，出兵攻遼，遼兵屢敗，遼主延禧北遁，朝議謀趁此時收復北邊，徵調諸軍，望風皆潰，時世忠隨都統制劉延慶同蘇格等抵涿沱河，遼兵驟至，諸將皆驚惶，世忠令格等列高岡勿動，適燕山潰卒舟揚帆來，即命驍舟河岸，鼓噪助威，世忠躍馬突陣，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直前擊之，擒其執旂者二人，敵陣亂，格等夾攻之，舟卒鼓噪，敵大驚潰，尾追，殺戮甚衆，未幾，復從王淵梁方平征剽山東北賊楊天王張先武胡等，次第擒滅，功最多，積功轉武節大夫

韓世忠智勇兼全

單人獨騎撫賊衆

奉詔勤王除國奸

靖康元年，勝捷軍偏將李復叛，附者數萬人，山東大亂，世忠率所部兵千人追賊至臨淄河，分爲四隊，密布鐵寨自塞歸路，兵皆死戰，遂大破賊，斬李復，乘勝追至宿遷，餘黨尙萬人，方椎牛縱酒歡飲，世忠夜間單騎迫其營呼曰，大軍至矣，我奉天子命招汝等，速降赦罪，賊衆不測虛實，戰慄跪進牛酒，（見圖）世忠下馬解鞍，恣意飲啖，衆匪皆降，以功遷單州圍練使，已而助王淵守趙，雪夜突搗敵營，敵明且引去，復還駐大名，趙野召爲前軍統制，時金人敗盟，使幹喇布等入寇，犯京師，據徽欽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於南京，素聞世忠勇名，授御營左軍統制，命討單州賊魚台，劉黎驛叛兵，皆破之，升定國軍承宣使，未幾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旣而高宗赴揚州，轉錢塘，時世忠在揚城招集散卒，得數千人，聞此消息，即由海道赴行在，世忠行至半途，而苗傅劉正彥亂作，高宗被幽囚，張浚時在平江，議舉義兵，聞世忠至，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言道，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衆皆憤激，至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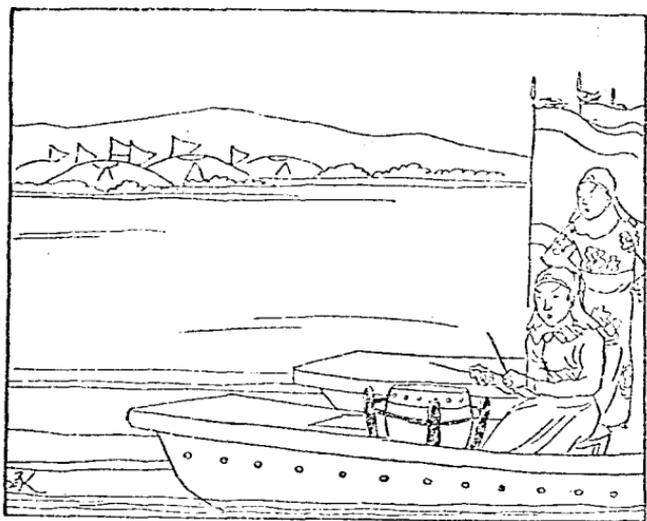
見浚，慟哭道，今日之事，世忠願身任之，公請勿憂。三月戊戌，發平江，至秀州，按兵不行，遣雲梯，治甲仗，時苗傅等懼甚，乃矯太后命，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使迎世忠，兼致慰問，梁氏山京疾馳抵軍，世忠下令進兵，至臨平，賊軍阻河列陣，世忠語將士道，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皆斬，人人爭奮，賊列弩持滿以待，世忠墮弓大呼，挺刃直前，賊衆人馬倒退，矢不及發，遂敗，苗劉二賊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遁，世忠馳入宮門，高宗出迎，握世忠手，哭言道，中軍吳湛佐逆最力，尙留肘腋，卿可爲朕速誅之，世忠即往謁湛，執手與語，折其中指，斬於市，詔授世忠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世忠以賊擁精兵距闕甚近，如成巢穴，後患滋大，請自往剿，乃授江浙制置使，追擊至漁梁驛，徒走挺戈而前，賊望風驚潰，擒苗劉誅之，世忠妻梁氏亦以此役功，封夫人，食內中俸，高宗復手書忠勇二字，揭旂以賜世忠，授武寧昭慶軍節度使，世忠遂兼膺兩鎮。

韓世忠水戰兀朮

梁夫人桴鼓助戰

四太子心膽俱寒

建炎四年，金國四太子兀朮分道渡江，建康失守，臨安輾陷，高宗奔浙東，時世忠已授浙西制置使，守江陰，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謀截金人歸路，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盛會，忽引兵趨鎮江，比金兵至，則世忠已先屯焦山寺，兀朮使人約戰，世忠語諸將道，金山龍王廟地勢最佔優勝，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以兵二百人分伏廟中及江岸，令聞江中鼓聲，江兵先入廟兵後出，并力合擊已而金人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先鼓噪疾出，五騎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墜馬，復跳馳脫走，問二人云，卽兀朮，未幾，會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夫人梁氏親執桴鼓，（見圖）士卒死戰，俘斬甚衆，擒兀朮塔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復益以名馬，亦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兀朮窘甚，適敵將貝勒孛堇太乙自淮東來援，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與二酋相持於黃天蕩，凡四十八日，以海舟進船金山下，豫以鐵纜貫大鈎，授健者，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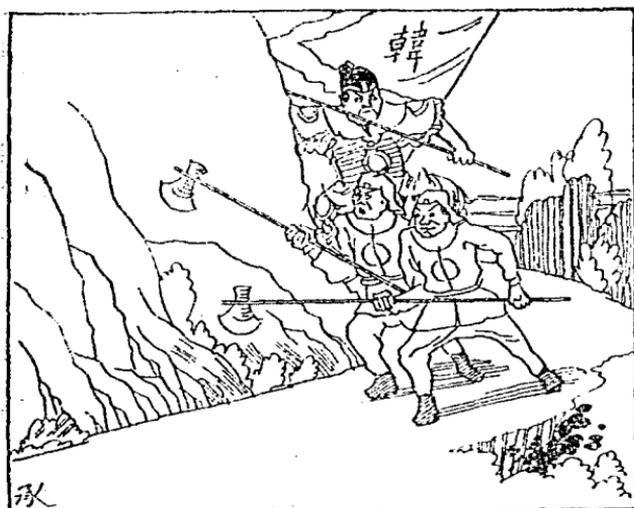
日，敵舟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二道，出其背，每纜一
 縷，即曳沈一舟，金人大爲沮喪，兀朮見勢窮力蹙，乃
 求會語，乞請甚哀，世忠道，還我兩宮，復我故土，方
 可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語涉慢侮，世忠
 怒，引弓注矢欲射，兀朮疾馳去，兀朮既扼於世忠，百
 計謀渡，迄不能實現，注目江中，見宋軍乘風飛帆，往
 來如飛，語手下道，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
 假海舟策，不齊重金，閩人王某教以舟中截土，上鋪平
 板，穴船底以權槳，候風息出，海舟無風勿動，更用火
 箭射彼軍箬篷，可不攻自破，兀朮用其計，刑白馬祭天
 ，及天晴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邀擊，宋軍
 帆弱不能行，金人用火箭迎射，烟霧障天，兵遂大潰，
 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兀朮遂全師濟江矣，當世忠與兀朮
 持江中時，捷奏至京，高宗大悅，出世忠奏，命尙書省
 以黃榜題諭中外，又下詔諸軍統制，勉以立功報國，別
 賜世忠，手札勞勉，獎慰備至，拜少保，遷神武左軍都
 統制。

韓世忠計破金兵

張旗植蓋白面山建功

織薄營居梁夫人自造

營建安范汝爲反詔世忠往剿，世忠以建居圍嶺上流，賊如沿流直下，七郡立危，急領步卒三萬由劍潭抵鳳凰山，日夜猛攻，城破，僅誅首惡，毫不株連，民感其德，家家立祠，復移兵討廣西巨匪曹成，僞回軍永嘉，示將休息，突由處州至豫章，連營江潰數十里，賊大驚迎降，遂移師長沙時淮盜劉忠擁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突裨張歆，堅守不戰，衆莫測所爲，一夕輕騎穿賊營，邏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答應，周覽以出，大喜，夜伏精兵二千白面山，與諸將拔營進，賊方迎戰，而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旂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亂，世忠麾兵兜擊，大破之，紹興二年，進開府儀同三司，置司潤州，值金人與劉豫合兵入寇，高宗賜世忠札令統兵入衛，世忠受詔感泣言道，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乃自鎮江濟帥，使別將守高郵，自提騎兵駐大儀，伐木爲柵，自斷歸路，示士卒必死，會朝廷使魏良臣赴金議和，過大儀，世忠置酒話別，三巡，軍牌迭至，良臣問故，忠世道



，奉詔移軍守江，卽命撤席班師，良臣去後，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道，視吾聽所指，行至大儀鎮，勦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五處，令開鼓聲起擊，良臣至金營，敵聞宋軍消息，良臣以所見告，敵喜，潛兵趨江口襲擊宋兵，距大儀七里，敵將違孛也撻鐵騎過五陣東，世忠鳴鼓，伏兵起，旂色與金人旂雜出，金兵亂，宋兵各持長斧，（見圖）上砍人胸，下斫馬足，世忠親引兵踵至，金人驚潰，踐溺死者無算，捷聞，高宗謚侍臣道，世忠忠勇，朕知必能成功，足見信任，六年，奉詔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奉命，卽日全軍渡江，高宗曾有手札一道云：『聞全師渡江，咸聲遠揚，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恐未備，如有所需，一一奏來。』觀上札文，可知相待之優異，時山陽殘破之後，世忠至此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屣，將士有怯懦畏敵者，設宴張樂，飾以婦人妝耻之，故人皆奮厲，撫輯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韓世忠湖上騎驢

龍鬪虎爭叱咤風雲成過渡

嵐光波影消磨日月了餘生

却說世忠在山陽苦心佈置，把一座殘破之區，變成了興盛之地，并派人結納山東豪傑，約乘機遙應，迨自金人廢劉豫後，中原震動，世忠以機會已至，請全師北討，招納降附，爲恢復計，時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江，世忠連疏力爭，痛陳和議非計，嗣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江南爲名，世忠四疏抗言，願舉兵決戰，并請入朝面陳，高宗惑於秦檜邪說，雖平日極重世忠，至此亦未由回，世忠見言不見用，痛心國事日非，危機日逼，憤甚，嘗拊髀仰天長歎，十年，金人復敗盟，兀朮撤離曷李成等，分道入寇，世忠激擊於淮陽洳口鎮，破之，已復水陸轉戰，登虜入沂河，死者塞流，劉錡之敗兀朮於順昌也，金人每引爲耻，時存報復之心，朝廷知之，詔大合兵於淮西，當金兵圍濠州時，世忠救之，以舟師抵招信縣，乘夜破之於聞賢驛，又敗之於淮岸，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金人畏其威名不敢侵，猶有餘力以圖山東，後以秦檜一心一意和金，岳武穆其所最忌者，首先構陷之，世忠心不平，詣檜第討狀，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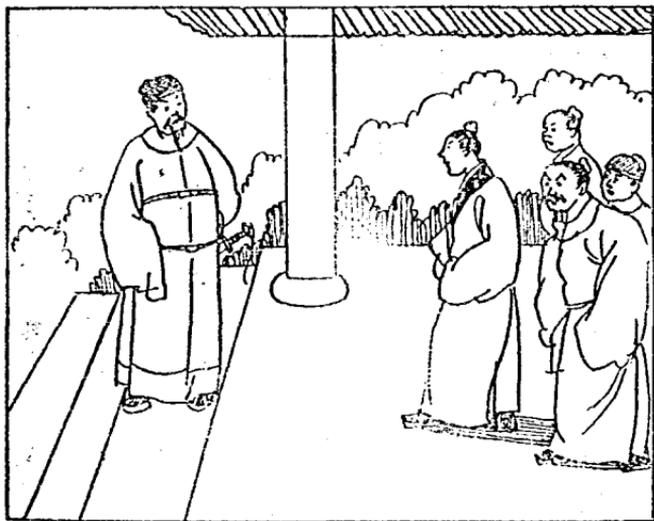
對以事體莫須有，世忠忿然言道，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世忠已爲檜矯詔免兵柄以樞密使入朝）自是以後，世忠遂杜門謝客，絕口不談軍事，往時部下將士，均不得一見其面，十三年，改封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遼朝，以平日在北方，久聞其名，至此召見，慰問良殷，進封咸安郡王，家居凡十年，淡泊自甘，嘗孤身騎驢載酒，遨遊湖上，四圍山色，一鞭殘照，昔日元戎，今日老叟，當年叱咤風雲之雄風，悉付於嵐光波影宕漾中，英雄末路，與美人遲暮一般。相傳世忠夫人梁氏本京口妓女，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咻咻然，驚而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則係一兵，因喚之起，聞其姓爲韓，名世忠，遂告其母，約爲夫婦，及黃天蕩之役，兀朮遁去，夫人疏勸世忠失機，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洵不愧爲韓蕪王夫人矣。

毛遂自荐救國難

大丈夫囊錐脫穎

假志士濫竽吹牛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白起攻趙，大破趙軍，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五十六年復攻趙，拔武安皮氏，略取太原上黨，趙人大震恐，割六城請罷兵，五十七年，秦復使王齕率兵攻趙，趙兵屢戰屢敗，秦兵長驅直進，勢同破竹，遂抵趙都，（今邯鄲縣）將城包圍，此時秦兵連年勝利，銳氣正盛，趙人長平之戰，犧牲甚鉅，國中強壯男子，皆涸涸鋒刃，所存幼弱，不任干戈，此次又被秦兵圍困，「強敵進迫堂奧，亡國慘禍，就在眼前，」幸虧廉頗「老成持重，素得衆心」雖處圍城中，附循士卒，思義奮發，弔喪卹死，賞罰嚴明，故能支撐危局「秦兵迄難得手，藺相如見事急勢迫，非死守所可解決，必須求救鄰國，方可轉危爲安，暗想今日各國能與秦較量者，惟楚國一國而已，况秦楚又有宿仇，秦又屢加兵於楚，秦得志，楚必不贊成，今我國被圍，彼若存唇亡齒寒觀念，必然要趕緊力圖自救，救趙即以存楚，我如派專使告急，請他出兵，必然應允，當將此意轉陳趙王，王召平原君商議，亦以相如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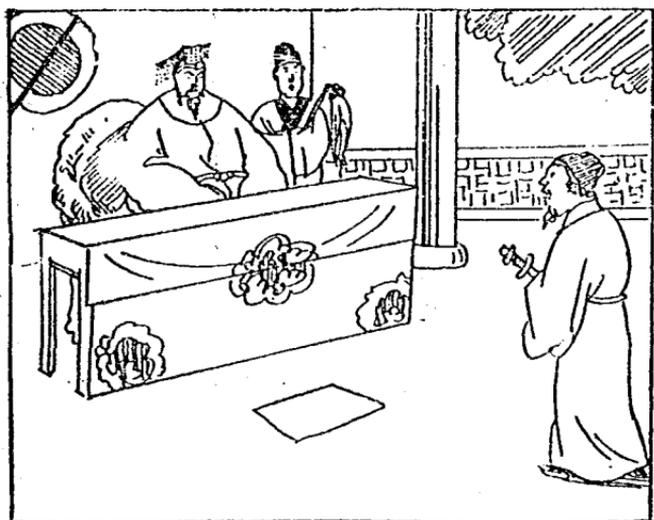
爲是，并請自行，王乃使平原君奉命赴楚，平原君既受命，立即退回府邸，選選門下客文武備具者相偕往楚，意欲楚王如不見允，即用力刦，結果懂得十九人，餘無可取，平原君正詫異間，忽見一人昂然歷階上（見圖）自請備選，平原君詢知爲食客中下座者，姓毛名遂，乃道，先生在我門下幾年了，答道，三年，平原君笑道，英才處世，如「錐處囊中，尖銳立現」三年之久，我尚無聞，足證先生無一長可知，今當危急需才之時，非同往日，請先生毋須勞動吧！毛遂又進前一步抗聲道，遂處公子門下，雖已三年，常言講的好，「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道，「疾風知草勁，家貧見妻才」，今日乃是遂盤根錯節現才見知之時，還是公子那句話，錐處囊中，尖銳立現，如使遂「早得處囊中，早已脫穎而出，恐怕尙不止僅僅尖銳現出」而已，平原君聽毛遂一番話，方知是個「懷才不遇」的人，乃准同行，其十九人相與指摘目笑，以爲窮措大有何本領，不過瞎吹一陣罷了。

毛遂危言動楚王

仗片言當機立斷

橫尺劍保國安民

却說毛遂自告奮勇，請隨平原君赴楚求救，那隨行的十九人，見平原君不要他前去，他偏要胡吹亂噓的，自誇自能，好像有多大能為，其實那裏有真實本事，當下你一言，他一語，背地裏批評訕笑，毛遂幾成「衆目共賞」的人了，那毛遂却只佯佯不睬，預備旅行，次日，平原君把一切料理清楚，遂即帶領毛遂等二十人啓行，出城時，由廉頗派人護送，趁敵兵休息之時，聯騎衝過，那時秦兵因連日攻城，死傷已是不少，又始終不見趙人出來接仗，未免防務就鬆懈了許多，因此平原君一行人，就平平安安的偷過去了，平原君因為困難求救，心急如箭，恨不得一口氣跑到楚國，所以飛馬加鞭，兼程趕路，半塗上那十九人同毛遂閑談了些日子，才知道人家真有兩下子，稱得起腹藏珠璣，胸儲甲仗，文是文，武是武，這些人佩服的五體投地，不敢再加白眼，及到楚國，平原君向楚王說明來意，并言「合縱拒秦」之利，楚王心畏秦強，沈吟不決，辯論已有數小時之久，十九人與毛遂都在階下竚立，各人均傍徨無策，乃



向毛遂道，請毛先生上殿一決如何，遂即按劍屏階而上，向平原君道，合縱利害，兩言可決，何用許多時光，平原君未及答言，楚王怒，連叱下階，遂乃橫劍而前，厲聲道，王今叱遂，不過恃楚強而趙弱，須知十步之內，王的生命，懸在遂手，況吾主在前，奈何無禮至此，王須要自己三思，楚地方五千里，精兵數十萬，固然算得強大之國，何以秦國一個無名下將白起，僅帶了數萬人馬，一戰鄢郢的地被人家佔領，再戰夷陵又被人家焚燒了個精光，三戰而楚之先王也被人家辱殺，豈不是可羞可恥可恨的事嗎，我趙人尚且憤滿胸膛，王難道絲毫不動心乎，今日言合縱，亦是為楚，并非專為趙，楚王見毛遂言詞抗爽，英氣逼人，連聲道，先生言是，乃與平原君歃血訂盟，命春申君統率精兵，隨平原君救趙，後秦兵退，平原君以毛遂有存趙的功，尊為上客，古人言，「一鳴驚人」，又道，「國士無雙」，毛遂總算「後來居上」了。

謝玄年少卽英穎

論毛詩慧兒詠雪

輸圍棋乃叔焚囊

謝玄，字幼度，陽夏人，（今河南太康）家世貴顯，其叔父安，輔晉孝武帝，風雅經濟，當世無比，時人稱爲江左夷吾（管仲字夷吾輔佐齊桓公精諸侯尊王室安內攘外東晉偏安江左專恃安立國正如齊桓公倚管仲故當時以夷吾比之）玄少時穎悟，安甚鍾愛，一日安召集衆子姪於廳前，開言問道，世人尊長對於子弟，無不期望其立身揚名，光前裕後，據我的意思，子弟之賢不肖，全在他個人之知道好歹，似乎不盡在父兄，那末，子弟亦何與人事，而必欲使其佳，諸子姪均不能解釋這個理由，玄獨應聲答道，（見圖）此小難知，正猶芝蘭玉樹，無人不想叫他生在自家階階的，安見玄解釋恰當，甚爲喜悅，又有一天，安退朝還，坐於廳事，召諸子姪至，問毛詩何句最佳，姪女道蘊言道，吉甫作誦四句最佳，玄言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四句頗有風韻，安道，汝等各人眼光不同，故見解亦不同，據我看許謨定命，遠猷辰告，晏好，有雅人深致，後道蘊嫁王凝之，夫婦不睦，道蘊歸寧日，其叔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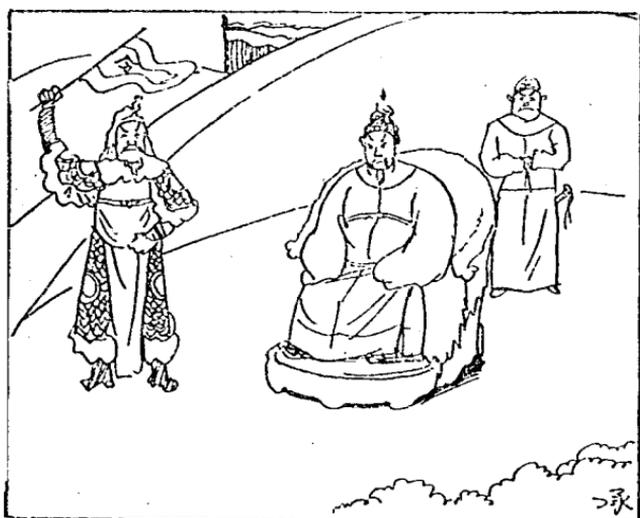
安看她神情，似乎有不高興的樣子，已知其不滿意於其婿，因言道，王郎是右軍子，亦頗不壞，道蘊言道，一門之中，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謂係玄小字）玄少時喜佩帶紫羅香囊，安惡其迹近儂薄，又不欲明責，致傷其意，因約與圍棋戲賭，玄基固劣於安，局未半，已是不支，安乃即時取其羅囊，投之於火，玄自此後亦不復佩帶。考晉史列傳，玄係謝奕子，奕係安兄，性狂放不羈，任桓溫司馬時，每因醉酒，無復朝廷禮節，一日赴溫處飲宴，舉杯強灌溫，溫急避入其妻南康公主房內，主笑道，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君，（時溫與公主不睦累月不入其室故主爲此語）奕既不得溫，乃携酒與一老兵共酌，言道，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後薦爲豫州刺史，玄少有才名，經綸滿腹，屢徵不出，桓溫禮聘，任爲樞史，甚加器重。

謝玄應運顯頭角

爲國事避嫌舉姪

募勇士連戰立功

當東晉的時候，干戈處處，胡羯紛紛，（如劉曜石勒姚萇苻堅慕容垂是爲五胡亂華）晉室偏安江東，半壁山河，殘劫危局，形勢急迫，不亞如漏船破屋，又值風搖雨飄，大有殆哉岌岌，朝不保夕之悲觀，太元年間，朝廷憂西秦任用王猛，國富兵強，迭次侵略邊境，人心驚惶，民不安居，時桓冲都督江荆諸州軍務，亦以秦人強盛爲慮，奏請自江陵徙鎮上明，（在湖北荊州府松滋縣）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欲沿江自固，那時晉廷接了桓冲的表，益加悚懼，乃下詔徵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的，謝安即上表荐玄才兼文武，曉暢戎機，若能假以事權，必能爲國宣力等語，晉廷遂以玄監江北軍事，鎮廣陵，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惜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反投閑置散，故憤懣不平之氣，常形辭色間，由是與安積有嫌怨，平日亦不滿意於玄，及聞安上表荐玄，失聲嘆道，安之明，乃能遠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皆囁其言失當，超道，我曾與玄同事桓公府，（桓溫）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由此知其



必不負乃叔之舉，玄既受命守廣陵，抵任後，即召募驍勇之士，以資爪牙之助，得劉牢之等數人，皆武健絕倫，英風抖擻，手可格猛獠，足可及奔馬，乃以牢之爲參軍，常率精兵爲前鋒，衝堅陷陣，叱咤風生，每戰必捷，時稱北府兵，敵人畏之如虎，太元三年，秦太子苻丕攻塞陽，至沔北，浮馬渡江，還犯城沔北隅，時晉梁州刺史朱序固守中城，其母韓氏聞秦兵至，自登城循視，在西北隅築一斜城，親率婢婦百餘人工作，及中城陷，移守新城，塞陽人名曰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既而秦人連破南陽魏興盱眙，進圍三阿，（今名北阿鎮在高郵西北）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佈防，玄自廣陵救三阿，大敗秦兵，進攻盱眙，秦人退屯淮陰，玄令何謙劉牢之等，（見圖）分帥水軍乘潮而上，夜焚浮橋，秦人退保淮北，玄督牢之等追逼，戰於君川，（今安徽盱眙縣北君山之川）復大破之，玄還廣陵詔兼領徐州刺史。

謝玄肥水破強敵

摧枯拉朽得天助

風聲鶴唳疑晉軍

太元七年冬，秦王苻堅會羣臣太極殿，言道，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霽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道，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陽平公苻融道，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人有畏敵之心，况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恐變生肘腋，王景略陛下常比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猛死時語苻堅道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無如苻堅雄心勃發，難以遏止，遂於八年秋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良家子有才勇者，皆拜羽林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然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力贊，苻融道，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乃富豪子弟，不習軍旅，豈可聽信，堅不從，命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自領長安步卒六十萬，騎兵二十七萬，前鋒至項城，後隊始達咸陽，益以蜀漢水師，幽薊羌部，晉廷聞報，以謝石爲征討大將督，謝玄爲前



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督衆八萬，軍肥水防禦，苻融攻克壽春，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壽縣西北）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阻澗列陣，以遏東兵，苻堅聞前鋒得利，乃留大軍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玄使劉牢之率精騎五千進擊梁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赴水死者五千人，（見圖）於是玄軍水陸纒進，堅與融在壽春聞敗報，登城望之，見晉兵部伍嚴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疑爲晉兵，顧語融道，此亦勁敵，殊不爲弱，憚然有懼色，時秦兵逼肥水，玄使人語融道，君置陣逼水，是不欲速戰，如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再決勝負，豈不甚善，融磨兵少却，兵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急擊，臨陣斬融，秦兵亂潰，玄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伏尸蔽野塞流，苻堅中流矢，落荒逃走，在道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追至，喪失器械儀服輜重甚多，事後晉廷封玄康樂縣公，後病歸，卒葬吳。（今廣福玄墓是）

王守仁移風易俗

擱下毛錐從事武備

謫守苗境提倡文風

明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禮部侍郎，性孝，母岑太夫人壽過百歲死，華已年七十餘，猶饘苦蔬食，哀毀異常，一時稱爲老孝子，守仁之母懷胎十四月方生守仁，幼時穎慧，岐嶷不同凡兒，讀書性尤聰悟，其見解能發前人所未發，雖一般皓首窮經之老學究，亦自嘆不如，識者已知日後必能以碩學成名，羽翼聖教，爲一代儒宗，年二十，舉鄉試，學益日進，然守仁自念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徒事帖括小技，手無縛雞力，如同廢人一樣，雖文名震四海，人不過稱爲白面書生罷了，古人最重文武全才，一則可免重文輕武的惡習，一則養成治民治軍的作用法美意良，可稱無弊，由此於文學之外，兼研究兵家言，并習騎射，練成一副經文緯武磨盾草檄的本領，宏治十二年進士及第，任兵部主事，當正德初年，

司禮太監劉瑾專權，因言官不附己者多，假傳武宗旨意，逮捕給事中戴銜等二十餘人下獄，守仁抗疏請釋放諸人，并痛陳劉瑾擅權欺君之罪，應即立正典刑，以儆奸邪等語，說的非常懇切，瑾故意候武宗正與宮人嬉戲時，持疏入奏，武宗厭之，并不取看，急用手揮使去，言道，我用你何事，又來攪亂，瑾出



後，即矯旨命縛守仁仗闕下，并飭行杖加重，絕而復生，貶謫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峙，苗獠雜處，人皆兇狠獷悍，最難轄治，稍一不遂，即有生命危險，劉瑾謫守仁於此，固欲置之死地以洩恨，守仁到龍場，因俗化導，開誠布公，夷人大悅，爭爲建屋起舍以居，（龍場山僻驛丞并無官舍）四年，移調廬陵知縣，升任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在行台門前，安置兩匣，上寫八字標語，是「求道民情，願聞己過」守仁深知，朱考亭所言格物，致知，當在求己心，不能求之於外，故既到南贛後倡明文化，開立書院，日與士子講學，又設學社於各州縣，令士民子弟誦詩習禮，知恥明義，深合孔子道以德齊以禮約意，所以嶺北經守仁這麼一教導，風俗大變，人皆知禮矣。

王守仁平亂立功

將軍畫策擒叛首

賢妃殉主投清流

當守仁在轄時，知左右多賊黨，密呼老隸問之，隸不敢隱，據定以對，乃赦其罪，令偵賊，是以賊之動靜無不知，乃檄調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復進討大庾橫水左溪諸賊，連戰皆平之，乃還贛州，復用計誘斬涓頭賊首池仲容弟仲安，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三岩，賊奔九連山，山勢陡削，仰攻甚難，守仁選死士衣賊衣，奔山下，賊以爲同黨，下招之，守仁督兵進攻，擒斬無數，因於橫水設崇義縣，涓頭設平和縣，均置戍兵，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竟能平定多年積寇，人服其才，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宸濠久有反心交通宮闈因武宗無子又每私出浪遊人情危懼故日夜圖謀不軌）明廷派大員奉諭往取其護衛，宸濠乃殺巡撫江西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放獄囚，收庫藏，使人分赴各府縣奪

印起兵，攻陷九江南康，時守仁方奉命勸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變，急趨吉安，徵調兵食，繕治軍械，馳檄遠近，示明大義，因集衆言道，賊如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必須用計緩之，少遲十日，便不足憂，乃多派人分赴各處宣傳，都督許泰率京營四萬，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會同南贛王守



仁合兵十六萬，直攻南昌，并飭各府縣供給，有缺乏時，立正軍法，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并令其勸宸濠早發兵東下，復故意洩漏，令宸濠知，宸濠果疑，不敢動，既而率衆攻安慶，守仁定計不救安慶，直趨南昌，入其城，禁焚掠，宥脅從，市肆不驚，人民安堵，宸濠解安慶圍還救，守仁令諸將分道進，并設伏以待，賊衆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帛犒士，然人心已怯戰，守仁督兵四面急攻，以小舟載薪，趁風縱火，風助火勢，火借風威，賊舟盡焚，宸濠被擒，妃婁氏投水死，（婁妃曾勸宸濠勿反不聽，此日宸濠見妃死泣道，紉用婦言亡國，我因不用婦言亡國，悔也來不及了，守仁檄送宸濠於京師，宸濠自起事，至被擒僅三十五日耳。

王守仁闡明道統

權闢當朝力持正義除藩禍

設壇論道後世學者稱陽明

在宸濠反報到京的時候，武宗想借親征南遊，故於守仁捷書留中不發，豹房諸嬖倖爭相獻策，忌守仁一人成功，欲令縱宸濠於鄱陽湖，候御駕出征時，再行奏凱，守仁不從，由間道赴玉山，上書請獻俘，并止南征，武宗不許，值太監張永來杭，守仁乃以宸濠付之，乃還南昌，安邊伯許泰，太監張忠，恨失宸濠，乃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積善何在，守仁道，盡賂京師要人，約爲內應，有籍可按，泰忠皆係受宸濠賂，遂不敢再言，復暗中語武宗，守仁有反心，武宗令人召之，立馳至，泰忠拒不與達，守仁乃入九華山，坐草廬中，武宗使人偵察還報，乃語二人道，王守仁是道學人，決不能反，命還鎮，另上捷奏，守仁不得已，乃把前奏的話頭改正，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剿平寇亂，并將諸孽倖名列入，諸人方纔無

言，（時武宗遊戲無節日加鎮國公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屢徵行赴宣化府山戶部發銀百萬輸送備賞。凡調發兵馬錢糧即以威武大將軍鈞帖下行故守仁將前奏改稱奉威武大將軍方略）那個時候，奸黨佈滿掖庭，強藩窺伺神器，朝政不綱，禍迫燃眉，要是沒有守仁力挽狂瀾，砥柱中流，東南半壁，勢必與北政府



脫離關係，天下事變局不知如何，嘉靖時，詔錄功，封新建伯，已而田州叛賊岑猛餘黨煽亂，明廷授守仁兩廣總督，既抵任，開示威信，宣布德化，賊皆自縛投誠，由此兩廣寇氛不起，後以病致仕，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縞素哭送者數萬人，明史稱守仁少時讀上饒婁諒，與論程朱大旨，還家每日端坐，潛心五經，遊九華山歸，築室陽明洞中，涉獵釋道二家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追憶舊學，忽悟格物要緊關頭，全係個人靈台方寸，萬不可旁騖事務，乃歎道，我多年尋道不得，原來在此，故其立教專主發明良知，謂宋自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暢捷直，可接孟子，學者翕然風從，世遂有陽明學，隆慶初，追諡文成。

范雎受讒遭奇辱

齊襄王慕名致厚賜

魏大夫因妬進謗言

范雎，魏國人，字叔，業游說之術，歷遊諸國，皆無所遇，家貧甚，欲在祖國謀一位置，藉求進步，又苦無機緣，乃求人介紹在中大夫須賈門下托身，爲他日彈冠登龍之階梯，賈此時亦不知雎爲國士，但以衆人對待，雎亦藏器養晦，不以才能自炫，旣而魏昭王委須賈爲專使，赴齊修好，賈令雎從已同往，彷彿今日公使隨員，到齊國，選上國書，留居館驛，已經數月，未見齊君表示意見，那時齊君係齊襄王，爲太子時，卽聞魏有范叔，長才鬯鑿，雄辯滔滔，早已心慕，今聞隨正使須賈同來，大喜，乃令人賜雎金十斤，并牛酒，雎力辭不受，使者固請，乃受牛酒，璧還其金，齊王得報，心益愛敬的了不得，須賈知之，問雎，雎據實告，雎大疑，心想雎必是把魏國虛實陰告齊國，故得這樣厚禮，要不然，我是正使，他是隨員，正使爲什麼沒有絲毫贈餽，隨員反倒獨擅其美呢，這個賣國漢奸，萬不能容他，須賈越想越氣

，到了歸國之後，把這件事報告宰相魏齊，魏齊亦大怒，使召誰來，問他爲什麼把機陰事告齊國，雖不承認，魏齊使左右管擊，鞭箠如雨點般亂下，折骨落齒，誰立昏絕倒地，魏齊以爲誰死，令捲以破席，使人置放廳中（見圖）一面置酒召集賓客（時須賈亦在座）魏齊是當國宰相，大權在握，一人之下，萬



人之上，往日拍馬屁捧臭腳的，都好像螻蛄慕羊肉似的，今天他既設宴籠招，誰還能不遵命趨陪，藉贐色笑嗎，只見車水馬龍，濟濟蹁蹁，真個是勝友如雲高朋滿座，當時賓主交歡，觥籌共擲，肴核既盡，杯盤狼藉，賓客有醉酒的，赴廁所小解，又都任意撒在誰的席上，故意污辱，你一泡尿，他一泡尿，一時尿的成了尿池，穢氣薰鼻，誰從席中語守者道，（魏齊派人守誰）君能設法出我，必當厚謝，守者入告魏齊道，席中死人應速出之於外，以重衛生，魏齊時已大醉，言道，快丟出去，誰既得出，即走匿友人鄭安平處，更名姓曰張祿，後魏齊酒醒，使人往視，則席中已空，疑爲野獸拖去。

范睢高談動王稽

河 懸 口 角 驚 謁 使

途 施 心 機 賺 糶 侯

魏齊既求范睢不得，他心想必是被狼犬拉到什麼地方吞食，便也再不去追究。當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王使謁者（秦官名）王稽來魏，有所接洽，鄭安平乃投身爲驍卒，伺候秦國專使。王稽見安平說話投機，頗加賞識。一日，稽忽暗問安平道：「這裏不知有奇才異能賢士，願赴我國遊歷的嗎？安平心想機會到了，遂答道：「小人街坊有張祿先生，這人素有時望，前天他曾對小人說，想見先生談談天下事，不過這人爲仇家所偵伺，白天是不敢出門的，稽笑道：「這張祿先生要見我談天下事，決非碌碌之輩，他既怕仇人暗害，白天不敢露面，那末，就請你轉告他一聲，夜裏你同他一塊來吧，安平把這話通知范睢，侯到夜間，一同去見王稽，寒暄畢後，漸及時事，雖抵掌縱談，逆翻舌底，風生四座，稽佩服的簡直五體投地（見圖），語雖道，先生大才，今始得見，不勝忻幸，我想良禽擇木，賢才擇主，先生既不得志，蟄伏此間

，如何是個了局，愚意宜枉駕西遊，庶不埋沒先生才學，我這裏公幹畢後，日內就要回國，請先生於那天候我於三亭之南，一同起程便了，雖見王稽仇爽，當即應諾，辭別而去，果然不到幾天，王稽因公務勾當完竣，密使安平書離起身的日子，到時，王稽去魏，安平隨行，過三亭雖已先在，稽大喜，招與同



載，到了潼關地方，望見塵土四起，車騎西來，雖指問稽道，這來的是誰，稽道，這是我國宰相穰侯，往東巡視各縣吏治，雖道，我聽說穰侯專權，對於遊客最是仇視，他要見我，恐怕有許多不便，我不如藏伏車內，免受他辱，及穰侯已到，慰勞稽後，因言道，關東有何事變稽答無事，又語稽道，謂君（稽官謁者故以官名相稱）得世借諸侯遊客同來嗎，此等人無益人國，徒能搗亂而已，稽道，不敢，即別去，雖道，我聽說穰侯多智，就是見事遲，他已心疑車中有人，不過臨時忘記檢查必然還要來覆視，雖乃下車去，走了十餘里，穰侯果使人回來查車，稽益服雖先見。

范雎受袍感舊情

遠交近攻鯨吞蠶食操勝算

知情念舊鶴立雞羣第一人

范雎既到秦國，王稽介紹見秦王，王與語，大悅，恨相見晚，時穰侯建議攻齊，雎因言越韓魏攻齊非計，不如遠交近攻，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韓魏居天下中心，莫如先攻魏韓，魏附我，齊趙楚三國自可傳檄而定，秦王道，先生言是，願舉國聽命，乃任雎爲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攻魏取懷又拔邢邱攻韓拔九城取南陽斷絕太行道即范雎之謀）既而雎又定強幹弱枝之計，秦王乃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於外，用雎爲丞相，封應侯，任以國事，當時魏打聽秦要用兵韓魏，使須賈赴秦闕說，（時魏人只知張祿相秦不知即是范雎因張是魏人故使須賈赴秦求情）雎聞賈至，乃衣敝服步赴驛館往見，賈一見驚道，范叔原來還在人世，雎道，託福幸存，賈問道，范叔想在秦謀事嗎，雎道，不敢，前日虎口逃生，亡命來此，不死已屬萬幸，安敢再生妄想，賈道，然則何以爲生，雎道，現在爲人傭工，賈見當此

嚴寒期間，而離衣尚單薄，瑟慄狀態，實屬可憐，乃留與共飲食，嘆息道，范叔何竟落魄至此急取綿袍，披離身上，（見圖）因問道，秦相張君，是魏人，汝必知道，秦王甚是信任，魏國存亡全在張一言，范叔亦有友人近於張君者乎，離道，主人翁與張相最近，離也時常見面，既係國事，離請介紹，賈又言



馬病軸折，我不能出奈何，離道，請借主人翁車馬一用無妨，離歸府，取大車馱馬往，自爲御夫，赴相府適中人皆拱立致敬，賈心怪之，至門首，離先入，久不出，賈問門役，始知上了范離的當，乃肉袒長跪，請門役代達，離盛陳儀衛傳見賈罵良久，賈祇稱死罪，叩頭如搗蒜，離道，你今日本無生理，所以得不死者，不過因絮袍

領戀戀有故人情，我也不爲已甚，因此把前事一筆勾銷，免你一死，借你口傳魏王，速獻魏齊頭來，萬事全休，不然的話，我便要屠大梁城，賈返魏，告魏齊，齊懼逃趙，事急自殺，魏取其頭，獻秦，始免亡國之禍，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陶淵明借酒澆愁

對菊把杯獨得靜中趣

撫琴吟句何勞絃上聲

晉陶潛，字元亮，侃曾孫，嘗著五柳先生傳自喻，謂不知先生何許人，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置酒延之，造飲必醉，既醉即去，環壁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稱爲實錄，躬耕自資，遂抱羸病，語親朋道，雅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足矣，執事者久慕其名，忽聞其有意出山，喜甚，乃署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語其夫人道，我能常在醉鄉，於願已足，夫人力請種秬，以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秬，到任甫八十日，值郡使督郵到縣，吏白當束帶見，潛嘆道，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低首向鄉里小兒，遂解印去職，賦歸去來辭，刺史王宏密偵潛往廬山，使人齎酒肉邀於半路，潛既過，

使者接住，具道刺史意，即便置酒，潛即引酌野亭，使者力請還州，宏問所樂，潛道，素苦脚疾，常坐籃輿，宏乃令一門生兩兒共輿之，漸延之去潯陽，留萬錢與潛，潛盡付酒家，就便取酒，當重九日，坐宅邊菊中，滿手把菊，忽王宏使白衣人送酒至，便引滿大嚼，適有客來訪，潛道，我醉欲眠君且去，其率



真如此，妻翟氏與潛同志，能安貧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嘗言，夏月高臥北窗下，清風徐來，無異羲皇上人，與東林寺主慧遠爲方外交，每日訪慧遠，甫及寺門，聞鐘聲，即擯肩去，慧遠送客，以虎溪爲界，一日送潛，且行且語，不覺過溪，虎輒驟鳴，因大笑而別，慧遠於山西岩下般若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聚會，其聲望最著者，號社中十八賢，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因在殿後鑿一池，植白蓮，懇求入社，慧遠知其心雜而不純，拒之，其與潛相交莫逆，蓋志同道合故也，潛自以先世晉臣，不復肯仕宋，義熙後，惟題甲子，世稱靖節先生，性不解音樂，而喜撫素琴（見圖），絃徽不備，每值酒醉時，輒一面撫，一面吟道，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耶。

林則徐赤心爲國

嫉惡如仇興利除害抱宏圖

強種衛國禁煙排外斷禍根

林則徐，福建侯官人，心直性剛，嫉惡如仇，辦事有毅力，敢作敢當，在做秀才時，卽有攬轡澄清興利除弊之宏願，由翰林院庶吉士歷級升官做到總督，不論那省，他總是實心實力的真幹，決不絲毫敷衍，可稱得是個有担当有作爲才識胆略兼全的第一名臣，考清季道光年間，對於鴉片輸入，功令嚴重的很，但功令雖雷厲風行，而鴉片烟之舶來品，仍是絡繹不斷，核計那時漏銀，約達數千萬兩，溢出之利后，其數目字實足驚人，可是這鴉片來源，究由那裏傳流到我國呢，說到這裏，要知這鴉片問題，含著許多國際交涉在內，查印度國孟加拉孟買兩處，專產鴉片，（又名阿芙蓉又名罌粟）明末時候，歐洲法美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各國，都來中國海面互市，那時英國也把他國貨品，用船運到中國，英國環境是水，

平日政策，專重通商，自從併印度後，又把那孟加拉孟買兩地所產鴉片，盡量灌輸中國，昂價銷售，并教授吸食之法，這鴉片性最毒烈，下咽必死，可是你要吸牠一兩口，立時便能提起精神，筋骨舒暢，一到吸上了癮，氣力日見短少而且幾同活鬼，半天不吸，眼淚鼻涕都來了，遍身骨節，如同折斷一般



，比死還難受，因此上了鴉片癮的黑籍哥兒們，只有退步的可能永無進步的樂觀了，直把你害的肌肉消瘦財產精光，牠還是離不開你，明末即有這個東西名叫福壽膏，那時輸入不多，吸的人有限，由打英國得了印度，遍地廣種，悉數運銷我國，（各國無人購吸）道光時，連年迭申烟禁，對於洋船到粵，必須立船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船驗貨，又申諭海口各關津嚴拿夾帶鴉片并定失察可懲，并且無兵可用，道光稱善，召則徐來京，授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烟禁，并予以便宜處置的全權，關於烟禁問題，隨時由驛馳告。

林則徐痛掃烟毒

言出法隨害人毒物成流水

埋頭喪氣洋商烟民苦連天

却說則徐奉旨查辦廣東烟禁，恨不得把這種害人毒物，立刻掃除淨光，方遂心願，既到廣州，見了兩廣總督鄧廷楨，問起鴉片近事，廷楨道，已奉廷寄吸烟罪絞販烟罪斬，現在已監禁許多烟犯，聽候發落，則徐道，僅拿烟犯，無濟於事，總要把鴉片商船除淨，杜絕來源，才是勝著。究竟鴉片船隻，現有若干，廷楨道，現有二十二隻，泊零丁洋，則徐道，既然如此，應令該船把鴉片悉數繳出，方准開船賣貨，并令沿海水師分路扼守預備，交涉決裂時以便武力解決，當下一面調集兵船分佈口門內外，一面把十三家洋行司事傳來，叫他們傳諭英商，限三天把船內鴉片一併繳出，英商接了這項通知，全都遷延觀望，誰也不肯照辦，到了三天期滿，則徐見沒有回音，立時移文粵海關監督，封閉各洋商船貨，停止貿易，又捕

各洋行買辦下獄，不過那時商船，不止英國一個，今都株連波及那個不理怨英人，英領事義律本來打算以不理了這場烟案，誰料則徐言出法隨零來了個迅雷不及掩耳舉動，事逼無奈，祇得硬着頭皮，進省照會中國欽差，願繳出鴉片烟一千零三十七箱，則徐看罷，冷笑道，二十多船，豈上一千多箱，這個義律太



也狡猾了，乃下令發陸軍千名圍住洋館，（時義律住洋館內）又令水師出發，載住洋船餉道，義律知事急，願繳出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則徐會同鄧廷楨粵撫怡良，赴虎門驗收，其繳出之烟箱，每個價茶葉五斤，並傳集各洋商令一律同具永不售賣鴉片甘結，違者人正法，貨入官，當把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統共堆積虎門海岸，熬成兩個方塘，直橫各十五丈，先投食鹽，引水成瀆，再加石灰，使水沸騰，後把鴉片挨次投入，烟隨灰燃，自然鎔化，那烟灰也隨潮出海，渣滓不留，一般看熱鬧的人莫不鼓掌歡呼同聲稱快，單苦了好多烟迷先生們，連聲可惜，那運傳的，私販的，却在那裏咬才切齒痛恨。

林則徐慷慨抗敵

爲國救民堅持前議

同心協力擊燬敵船

則徐自發燒鴉片以後，并布告各國洋商，如願通商，須具甘結，（甘結內的話即是如有鴉片人正法貨入官）各商均無異議，惟義律因本國失此大利，恨入骨髓，堅不具結，乃退出廣州，遷赴澳門，請則徐到該處會議，則徐不許，下令禁止食物入澳，義律同妻子及英僑五十七家，聚居尖嘴商船，潛招英國兵船數隻以借食爲名，突攻九龍島，被清兵用砲擊沉一船，義律因戰失利，求葡萄牙人緩頰，頗具甘結，但請免去人即正法一語，則徐飛奏，奉諭既有此番舉動，不可再示弱，先威後德，乃控制良法等語，則徐接諭後，立時回絕義律，義律再派船寄泊口外攔住遠結各船，不准入口，則徐令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領兵船五艘，出洋查船，與英船互相開砲轟擊，英船桅樓燬壞，水手死了數名，乃轉入官浦回尖沙嘴，天培乘勝

進逼把那些英船全逐出外洋，清廷既得捷報，廷議大半主張封關禁海盡停各國通商，道光令則徐議復，則徐奏違禁只英國一國，自應禁其通商，不當涉及他國，等語，道光准奏，由此清英兩國斷絕交際，義律請英政府從速出兵，維持商務，當即由政府提出上下兩議院公決，多數主戰，遂下令印度總督調集屯



兵萬五千人，並令義律統陸軍，伯麥統海軍，浩浩蕩蕩，殺奔中國而來，警耗傳至，清廷知戰端已啓，也就趕緊籌畫軍備，命則徐任兩廣總督，閩海防務則命鄧廷楨督閩積極守禦，則徐自與義律決裂後，即每日購閱外洋新聞紙，已知英人決計用兵，急備戰船六七艘，大舟二十艘，小舟百餘艘，募壯丁五千，操練水戰，又親赴獅子洋校閱，並作簡單訓話，說的悲壯激昂，將士都一口同聲願爲林制台効死，道光二十五年五月，英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接續到了澳門口外，則徐令戰船防備海口，趁風順潮汎時，揚帆直進，正與英船遇在一處，當即迎風放火，燒燬英人杉板船兩隻。（見圖）

林則徐愛國獲罪

忠良被讒奪職遠謫

權奸定計割地邀功

英海軍首領伯麥，知道有備，又偵查得海口布置的嚴密，即便飛鳥也不能通過，更不用說兵船了，看來廣東難以得手，不如改計攻打直隸的沿海省分，給他個聲東擊西，未爲不妙，乃率艦隊三十一隻，轉往北方進發，則徐探得消息，急通知閩浙各省督撫，嚴加備禦，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則徐正在一心防海，嚴緝土販，每月烟犯破案的甚多，則徐奏明後，即奉到廷寄獎勉，一日閱京抄，上有大學士琦善奉旨查辦之諭，則徐已知事端有變，正籌思間，忽接斥責硃諭，自念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自古已然，只恨我不能去邪，所以落此結果，目下只好去請罪便了，遂即草擬一摺，并加附片，願赴浙江戴罪効力，繕後立發，此時怡良奉旨護理兩廣總督，則徐即把粵督印信照交，過了幾天，琦善到任，怡良復轉交琦善，

這琦善本是穆彰阿的同黨，慣會趨炎附勢，借題生事，他接印後，第一先查則徐罪狀，怎奈沒有絲毫擺布處，隨召水師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玉入見，責以不應向敵開衅，致起禍變，此後總須小心，並下令把沿海兵防悉行撤退，舊募之水勇漁艇概行遣散，一律悉反則徐所爲，義律伯麥知他無能，越發橫行無



忌，得寸進尺，今日攻此處，明日攻彼處，琦善本著歛兵待和主義，毫不抵抗，既又與英人私訂賠償烟銀七百萬兩，並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的草約，清廷怒他辱國，革職抄家，派奕山隆文楊芳等赴粵查辦，奕隆二人也跟琦善一樣怕事，楊芳一人孤掌難鳴，致英兵長驅肆行，關天培殉難奕山且爲城下之盟，穆彰阿反說奕山有功，把罪通歸則徐身上，謫戍伊犁，大學士王鼎，陝西蒲城人自盡，追步史魚尸諫，惜遺疏被穆彰阿用計盜換，未得上達，相傳道光聞王鼎死，知道他必有一片極痛切遺疏，及疏上不過照例話頭，大失所望故無若何卹典，豈知係穆彰阿弄的玄虛呢。

曹彬童時已不凡

執戈執印異稟天生

重法重情威惠並用

當北宋時，良將而兼福將的，首推曹彬，他的威望，他的行事，他的陰德，在當日將帥中，沒有勝似他的。按宋史論斷的話，對於曹彬一生，說的極爲公允，他說曹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毫無自滿自大的習氣，對下吏不呼其名，每遇有稟白公事的，必加冠於頂，而後出見，居官俸入，盡散給宗族戚友，家無餘積，當其平蜀奏凱還朝，太祖傳見，溫旨慰勞畢，因賜坐，從容問官吏誰賢誰劣，并諷歷舉所知以對，彬即奏道，「軍事之外，非臣所知。」太祖再三強問，彬始薦隨軍轉運使沈倫持躬廉謹，剛直不撓，可當方面重寄，其知徐州的時候，有一小吏犯罪，已經照律判決擬杖，乃當時不即執行，已過了一年多了，有一天，忽宣召那個小吏杖管如律，並宣布他的罪狀，衆

人都不知這個小吏既然犯了罪，按律當杖，何以不即時執行，必要等過一年，方才舊案重提呢，這個案子，處置的未免透點新鮮，就有那愛質問的，去問這個理由，彬答道，我聽見這個小吏去年娶的媳婦，那時他犯罪的時候，我本想立予杖決，轉念此人方娶新婦，我若笞以官杖，彼舅姑必說新婦尅夫，定然



要加虐待，婦的性命，恐難生存，我故此緩到今年，方才執行杖責，於法於情，兩方面均無所屈，就是這個理由，衆人經曹彬解釋了一番，皆大歡服，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四川廣南湖南是）未嘗妄殺一人，八子皆賢，瑋瓌瓌領節鉞，古詩云：「蒐兵四解降王縛，敦子三登上將壇」即指此事，少子圻追封王爵，爲慈聖光獻太后之父，輔佐仁宗，母儀天下，陰隱食報，絲毫不爽，你說這不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嗎。考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官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周歲時，父母拿百樣玩具排列案上，令兒隨便任取，彬左手拿干戈，右手拿豆（禮器），（見圖）不大的工夫，又取一印，別的東西，並不去動，眼也不去看，其父母心中已暗暗稱奇。

曹彬少年之頭角

端重莊嚴長以恭敬自守

廉潔樸素不受意外之財

漢乾佑年間，彬爲成德軍牙將時，成德節度使武行德，見彬風裁端凝，器宇軒昂，非偏促轅下駒可比，每指彬語諸將道，此人是個遠大的器，決不是庸庸碌碌之輩，汝等莫要小看他，及郭威篡漢自立，國號周，（廟號太祖）彬之從母，時爲周太祖貴妃，威既代漢，乃召彬還朝，隨柴榮出鎮澶淵（柴榮係太祖養子後嗣位廟號世宗）補彬供奉官，晉擢河中都監，時蒲州主帥王仁鎬，見彬係皇室懿親，待遇甚優，而彬對於仁鎬，始終以屬吏自處，禮節間恭敬自持，每遇公府宴會，正襟端簡，不妄言笑，仁鎬見他這般莊重的舉動，心中甚是佩服，當時語左右道，我自信我已是一毫不苟的了，今見曹都監的端嚴，我才知道自己的簡慢，顯德三年，改調彬監軍潼關，不久，又遷西上閭門使，五年，命彬爲吳越專使奉命抵

吳越，宣布朝命已畢，即東裝起行，對於餽贈禮物，一毫不受，吳越人見其不受餽物，匆勿動身，疑爲有什麼罪專使的地方，又使人駕野舟急追，堅請收納，彬再四力辭（見圖）後見來人詞意誠懇，乃勉強接收，語隨從道，我如堅決力拒，未免太不近人情，不過我雖接收，終常歸之官家，遂於還朝後，據



實陳明，周世宗道，歷來奉使專員，多是藉端勒索，貪婪無厭，卿今能廉潔如此，甚好，但這些物品，是彼方送卿的，理當歸卿，不應入官，彬始拜賜，悉分贈親舊，一樣也不會留，未幾，出爲晉州兵馬都監，有一天，從主帥同賓從環坐郊外，適隣道守將派人致都監公文，有接洽的事，使者不認得曹都監，暗向人問，那位是曹都監，有人指彬相告，來使以爲誑言欺已，笑道，不是吧，曹都監是皇親國戚，何等尊貴，豈能穿那樣舊布袍，又坐那個粗破胡牀上嗎，後經衆人明告，來使纔知果然是曹都監了，宋太祖原係周臣，當世宗朝，典禁兵，權勢赫耀，彬絕不趨附，非公事不往，及太祖即帝位，心甚嘉彬知體。

曹彬焚香禁殺掠

裝病明誓申約束

弔罪安民調貧窮

當乾德二年冬，命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督兵伐蜀，諸將欲焚掠各郡縣以飽私囊，彬獨嚴令禁止，秋毫無犯，蜀民歡聲載道，人心悅服，故所向皆捷，勢同破竹，遂平兩川，太祖聽詔書嘉獎，諸將入蜀，多取子女財帛，彬箱篋中不過衣衾圖書，別無他物，及班兵回朝，太祖聽見這件事情，凡在蜀掠取子女財帛諸將士，皆責罰，以彬清介廉潔，特授宣徽南院使，七年，命知制誥李穆使江南，徵其國主入朝，不奉命，乃命彬將兵伐之，授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由荆南順流東下，破峽口，連克池州當塗蕪湖，進軍采石磯，作浮橋跨江濟師，江南兵逆戰，大破之，進次秦淮，江南水陸二道來戰，彬督兵逆擊，俘斬數萬計，時潘美率步兵繼至，水陸並進，包圍金陵，江南受困，交通斷絕

，城中大窘，江南主使人奉表詣汴，哀請諸兵，太祖不許，宋軍圍攻金陵多日，城中力竭，看看快要破了，彬忽假裝有病，不理軍事，衆將進中軍帳來問所苦，彬對衆言道，我這個病，不是藥醫所能療治的，但須列位共發誠心，對天明誓，破城後不掠民財，不妄殺人，我這病自然會好的，衆將聽了主帥這一番



話，當即一口同聲應道，願遵大帥約束，於是彬命軍士炷香於鼎，衆將排次下跪，對天立誓，（見圖）破城之日，一律禁止殺掠，有不遵守的，當遭天罰，誓畢，全體肅立，魚貫出帳，彬見衆將明誓，心懷大慰，次日即稱病愈，使人入城告江南主道，明日城必破，宜歸命，保全滿城百姓，不從，翌日，城果陷，彬整軍入城，毫不侵擾，江南主出宮迎降，彬極力撫慰，並告以入朝後俸賜有限，恐不足用，當厚自預備，若一籍收，即無辦法，江南主乃入宮治裝，彬派兵士代搬運輜重登舟，並下令軍中不准藏匿婦女，違者立斬，振濟貧窮，開卹孤寡，民大悅，彼此相慶，幾不知有亡國遺恨了，彬自出兵至凱旋，士衆畏服，不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離江南時，舟中無別物。

曹彬病榻舉將才

萬家生佛人中一人

二子象賢將明出將

太宗嗣位後，由樞密使加平章事，以劉繼元據太原（國號北漢）抗命，議出兵攻之，乃召彬入朝問道，太原餘孽負隅自固，不過如游魂釜魚，何以周世宗征了一次，不能平定，我朝太祖親征，仍不能削平，理由安在，彬奏道，周世宗時，史彥超敗石嶺關，人情驚擾，因而班兵，我太祖進兵時，適值暑雨，兵士多病，因此罷師，太宗道，原來如此，然則今日若進兵攻打，是否能得勝利，彬又奏道，國家兵甲精銳，剪除太原小醜，正如鼓洪鱷燎毛髮，必然是能得到勝利的，太宗聽了彬這一席話，出兵意乃決，太平興國四年，攻太原，劉繼元降。自唐祚中移後，羣雄分據，八姓十三君，九州數十主，干戈紛擾，民不聊生，無人不渴望上天早生個撥亂反正的人，解除苦海倒懸的民族，及趙宋受命，數年間次第掃蕩

芟刈，分崩析離的局面，才復成了山河一統的局面，此後民困漸甦，寰宇砥平，由殘唐到五代，彷彿盡是愁雲黯霧，到了宋朝開國的年，又見光天化日，至如曹彬的神武不殺，肅軍愛民，歷龍興的時候，那些統兵的元勳，能有幾個，真能根本吊民伐罪，除暴安良的，似彬之一塵不染，萬姓隨歡，真算是鳳



毛麟角了，所以說曹彬的行事，的確是一位救世救民的萬家生佛啊，八年正月，酒坊使弭德超，是太宗的寵倖，他心中想代彬的樞密使，乃由鎮州乘傳，以急變上告，說彬當國日久，得軍士心，打算圖謀不軌，并捏造出幾條事來，以作證據，太宗初次聽見這個話，對彬也起了疑忌的心，雖經郭贇力解，也不聽信，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事隔了十餘日，太宗忽然醒悟過來，知道是弭德超陷害，進封彬為魯國公，召還京，禮遇較前更加優厚，可見小人適成其為小人了，眞宗即位，復拜樞密使，咸平二年有疾，帝趨駕臨問，（見圖）親為調藥，知其清廉，特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彬道，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璨璋，材器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追封郡王，謚武惠，後世稱為福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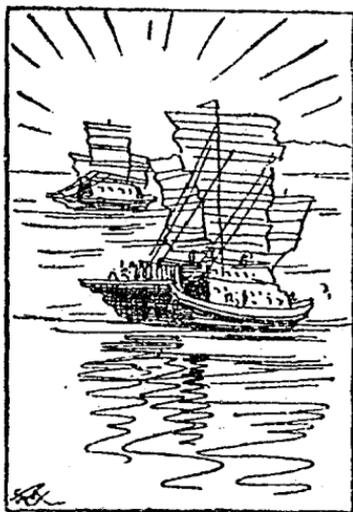
鄭成功誓復祖國

感知遇 矢死不貳

圖報稱人定勝天

鄭成功，泉州南安人，父芝龍係海盜出身，明季崇禎元年秋，率眾投降，福建巡撫熊文燾厚遇之，芝龍先後計殺羣盜，海患始息，以功擢升南安伯，當弘光（福王年號）事敗後，唐王聿錕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頗思振作，那時長江下游的民兵，都被清兵掃蕩無餘，僅剩楊廷麟固守贛州，故湖廣總督何騰蛟收降李闖餘眾，與湖南巡撫堵允錫，服從唐王，力謀恢復，唐王封騰蛟定興伯，兼東閣大學士，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騰蛟請唐王移都湖南，被芝龍所阻，楊廷麟亦使人迎駕，芝龍暗獻部下，劫王留閩，（時王已自福州至延平欲冒險赴湘被芝龍所制不得行）時清兵日逼，芝龍知大事已急，一面秘密派人投誠清營，一面虛張聲勢，請自統兵出關拒敵，唐王築壇行推轂禮，并以鄭鴻逵爲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右先鋒，出江西，（時清已封芝龍侯爵）強兵勁卒，芝龍盡取以自隨，守關防禦空虛，仙霞嶺

二百餘里，空無一人，清貝勒博洛遂由衢州進兵，長驅過嶺入關，破建寧，直犯延平，唐王見事急，乃率妃會氏宮眷十餘人，衛兵僅百餘騎，倉皇奔汀州，衛兵半途多數逃亡，清兵尾追至城下，時城中守備未完，止有總兵姜正希帶領少數殘兵羸卒，勉強抵禦，怎當得清兵如狼如虎，兇頑猛撲，不到半個時辰



，清兵蜂擁入城，箭如飛蝗驟雨，正希部下死傷略盡，只得奪路遁走，清兵虜了唐王會妃等，東渡九龍江，會妃乘人不備，投水死，唐王至福州，不飲不食，不到幾天也死了，閩地盡為清有，成功因其父降清，勸阻無效，自念，世受明恩，應當生死不二，才是正理，我父背國事敵，天良喪盡，我蒙唐王特別優待，親封御營中軍都督。并賜國姓，如何再能反面臣事滿洲呢，不如在海島方面，別立事業，徐圖報國，成敗也只好聽憑天命便了，乃約了鄭鴻逵鄭彩，一同率領部下多人，出奔海外而去（見圖）唐王死後，其弟聿鎮逃到福州，故大學士蘇觀生，倡議弟繼吳業的說，推奉為帝，改元紹武，不久仍然敗亡。

鄭成功移孝作忠

幹父盡不聽亂命

盡臣節銳意抗清

當李鎮起事廣州時候，桂王由榔同時也在肇慶建號，改年永歷，傳檄遠近，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均叛清降明，成棟與聲桓都是明將降清，以功大賞薄，起了怨望之心，又因那時督撫權重，遇事抑制，尤爲憤忿，聲桓首先暴動，殺了驛撫，奉表桂王，密函成棟響應，成棟遲疑不決，晚間入愛妾珠圓房，這珠圓係雲間產，出身青樓，成棟擄來，甚是寵愛，那夜珠圓見成棟進屋，上前招待，見他鬱悶神情，早已猜透八九，乃囑咐細問，成棟取聲桓密函與看，珠圓看罷，即對成棟道，金提督勸將軍反正，這是正當辦法，按說清朝是胡人，我們是漢族，爲甚麼幫人家自殘同種，況將軍本是明臣，如何傾心韃子，實在叫人難解，成棟嘆息言道。你一個女子，居然有這般大見識，我真佩服，我不是不想反正，只怕兵力不

濟，那時火炎崑岡，像你這玉骨冰肌，不要受池魚的殃嗎，珠圓當時柳眉緊鎖，杏眼含嗔，言道，既是如此，這是妾累將軍，請先死以成將軍之志，一面說着，乘成棟不防，突抽出成棟腰間佩劍，刺喉死，或棟忙救不及，抱屍大哭道，好個烈女，我不如你，即服前明衣冠，對珠圓死屍，連拜四拜入殮（見圖）



次日，即集兵馳檄，執總督佟養中，上表桂王，魯王以海，亦派張名振等進略江浙東南風雲，頓時緊張起來，這時成功已在廈門招募了許多人馬，仍奉隆武年號，至隆武殉國，永歷正位，復派代表上書永歷，封為延平郡公，許以便宜全權，成功乃大舉進攻福建，連破漳浦海澄等縣，進圍長泰。拔之，平和詔安南靖等處，相繼佔領，清閩諸總督陳錦飛章告急，清廷令芝龍作書勸成功降，有「父既歸清受爵，兒宜薙髮投誠」，兩語，成功看到兩句話，憤憤言道，我父糊塗，你被豬油蒙了心竅，投順滿洲，又來勸你兒也當薙髮國的順民，如果穿心國到來，你怕不又勸我當穿心國的順民嗎，這樣亂命，叫我怎麼服從呢，便置不答復，下令移兵攻打漳州，并懸重賞募陳錦首，這時鄭成功威名遠近皆知。

鄭成功言出法隨

萬惡悍僕貪利起狼心

半局殘棋兩王傷魚肉

却說成功急攻漳州，圍住攻打，城中十分危迫，陳錦見救兵不到外兵勢密。眼看城要守不住，心中焦急非常，除了嚴守待援，再沒有別的办法，他手下心腹隨從庫成棟，希圖賣主邀功，便私下與文案李進忠悄悄計議，暗殺陳督去獻鄭軍，便可升官發財，也是一個投機的好門路，進忠表示同意，他二人即於夜間下手，由成棟執刀進屋，那時陳督正在披閱軍報，伏案稍息，因連日憂勞過度，疲倦已極，不覺沈沈睡去，成棟走到身後，一刀砍去，陳督身首分離，血濺牆壁，成棟忙取首級，同進忠出城，遲到成功營裏報功，成功召入，問其姓名職務，進忠自稱是辦理文案，成棟自稱是心腹隨從，又問是誰殺的陳督，成棟應聲道，我殺的，說聲未絕，成功大喝一聲綁了這個殺主的賊，兩旁兵士早把成棟兩手反縛起來，成功喝

令推出處斬，成棟跪求饒命，成功厲聲道，我雖然纔賞奉陳錦首，但你是他的心腹僕從，有主僕情誼何忍下此毒手，獻頭求利，像你這忘恩負義，全沒有點良心，要你何用，一席話說的成棟俯首無詞（見圖）成功又問進忠道，這叛奴有妻子沒有，進忠道，有，成功道，這就是了，我殺他，是正他弑主的罪，至



於那陳錦首級的賞金，我是不能不發，叫他妻子承領便了，一面把成棟鼻首示衆，一面把賞銀付進忠轉交成棟妻子，這足見成功賞罰嚴明，成棟雖死，想他也是心悅誠服的，成功既得漳州，正要分兵進略別處地方，忽接探馬報告，魯王以海田舟山逃到廈門來了，原來魯王監國紹興，畫錢塘而守，唐王聿鍵領浙東，欲以藩屬視以海，以海不相下，由是閩浙水火，聿鍵敗後，清兵移攻紹興，魯王各軍望風潰逃，以海乘舟走石浦，偕定西侯張名振走舟山，守將不納，乃浮海至成功處，成功以魯唐叔姪當國破家亡，不知同心協力，雪恥保國，反自相魚肉，供人宰割，又見他狼狽出亡，一種頹唐神氣，心中不由氣憤，及壽已奉表桂王，把監國名號取消，又不禁發生感嘆。

鄭成功義正詞嚴

海枯石爛誓掃胡塵

勸孝全忠節抗勁草

成功感嘆的原因，不爲別的，祇是見明朝已經失了天下，衆王東奔西竄，沒有一人足以支撐殘局，還是鷓蚌相持，同室操戈，看來恢復不易成功呢，此後與張名振彼此交換意見，名振是始終爲魯，成功是統籌全局，因而不免發生齟齬，乃商定了個分地駐扎辦法，互相授應，各不相屬，名振遂奉魯王駐金門，激厲將士，謀窺南京，忽魯王病歿，名振感傷國難，憂鬱成疾，亦死，他有好友張煌言，時領兵分防吳淞口，聽他病訊，趕回金門，至則名振死已三日了，止有遺書一紙，草草數語，是「主亡友沒，日暮途窮，危廈漏舟，努力勉圖」十六個字，煌言聞畢，慟哭失聲，只好暫且經營葬事，再候機會，這時成功在漳州，與清都統金礦交戰，遇伏不利，退保海澄金礦乘勝追擊，成功怒，督兵迎戰，敗之，清兵引退，成功乃留兵守海澄海岸，本人駐節廈門，改稱廈門爲思明州，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立儲賢館，儲才

館，察言司，賓客司，鑄印局，軍器局等，廳間供永歷帝位，遇有封拜，必奏聞，部下見他忠義，無不感服，一日，正合羣下會議進取計畫，忽報清廷派兩位欽差奉諭招安，封成功海澄公，成功道，我只知有明，不知有清，把來使拒回，過了一月，成功弟渡與前二使同到廈門，成功在報恩寺接見，清使令



成功跪拜接詔，成功道，我係明臣，不受清詔，清使道，聖上有旨，賜汝福興泉漳四府地，皇恩優厚如此，汝宜跪聽詔命，難疑投誠，成功厲聲道，四府本是明地，何勞你國賞賜，你國借討賊名，踞我中原，貪利昧義，寧不自羞，恨我力薄，不能掃穴犁庭，為國雪恥，還要我下跪刺難疑嗎？汝輩聽真，海可枯，石可爛，我鄭成功的心不可移，說罷，昂然起立，出門遂去，其弟渡隨至府，

出父芝龍書，并泣言，如不降，父命難保，成功接書閱畢，含悲語弟道，吾弟回北時，代稟老父，忠孝不兩全，兄既想全忠，當然不能全孝了（見圖）渡再三懇勸，成功只是不從，次日，請伊偕鄭渡北返，成功忙取復函交付弟渡，聲明不能降順清朝的理由，甚為懇切。

鄭成功智取臺灣

攻南京 誤中緩兵計

據孤島不灰復明心

清使返京後，把書呈上，順治帝即將芝龍削職監禁，并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率兵防閩，濟度兼程南下，接戰數次，傷亡甚多，成功迭得勝仗，乃整兵秣馬，銳意興復，并規定兵士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又挑選精壯萬人往來策應，正布置間，適桂王自滇中下詔，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而張煌言自金門引兵來會，成功遂立起奉旨詔討大旗，揚帆連檣，直判瓜州，進破鎮江，各縣望風迎降，成功直搗南京，中軍提督甘輝請分作兩路，一取揚州，堵住山東來兵，一據京口，截斷兩浙漕運，南京可不戰自困，成功言，此計太迂，我看還是乘破竹之勢，攻取南京爲是，乃命水軍鎮江直上，直到南京，先向孝陵前率將士祭奠，又馳檄太湖，令張煌言率所部由蕪湖分路徵寧各路，自率兵攻南京，兩江總督卽廷倭用緩兵計誘之，成功信爲真，按兵不攻，誤中鬼計，以致功敗垂成，全軍盡

沒，成功仰天長嘆，沒奈何，只得領殘船東走崇明，逃回廈門而去，張煌言在徽寧聞敗耗，也棄軍走，仍渡錢塘江出海，此時成功以南京失敗，乃謀奪踞台灣為根據地，考閩海中有大島一，名叫台灣，直長二千五百里，橫寬五百里，好像一座世外桃源，芝龍為海盜時，恃此島為出沒地，芝龍降後，此島被紅



毛夷（荷蘭國）人所據，在島中築土城許多處，分駐僑民，成功自逃回廈門後，清兵復分道來犯，成功一鼓擊退，遂移師至台灣，適值潮漲風順，檣衆進鹿耳門，荷人力不支，與成功議和，願即還讓，荷人去後，成功遂入據台灣，與金門廈門作為犄角，張煌言恐他無志恢復，意圖苟安，貽書規勸，略言，「殿下奈何與紅毛夷爭海島，且偏安一隅，將來金廈兩門，也不可守。古語云，

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成功不答，煌言乃浮海到南田島停泊暫住，自此鄭成功遂盤踞台灣，抗節海外，不受清朝命令，後成功死，子經立，仍繼父志，至孫克塽而亡，計凡二十三年，如鄭成功真可稱

鐵血英雄哉！

張儀因貧受盜名

肆宴嘉賓炫壁邀月旦

被嫌疑盜寒士遭風波

張儀，戰國時魏國人，嘗同蘇秦從學鬼谷先生門下，秦自知學術比不上儀，及儀已畢業，因家貧遊歷各國，獻策當道，皆以無人援引，不能有所成就，每發當世莫我知之歎，有一年，儀到楚國遊歷，思得機緣，希圖發展胸中才學，爲世界謀福利，那時楚國宰相見儀滿腹經論，辯論風生，心甚器重，一日宴集賓客，招儀陪坐，正在酒入歡腸，賓主款洽時候，楚相對衆言道，我近得一寶石，經許多賞鑑名家品評，都說是和氏璧，價值連城，今天諸位在坐，我把牠拿來，作爲下酒品，并請公同品題一下，也不負今日盛會，諸位當表同情，衆齊聲應道，願賜一觀，得飽眼福，榮幸之至，楚相立命左右將和氏璧取來，當筵互相傳觀，只見度合球瑣，色祭琳琅，結藍田之精液，瀝白水之光芒，人人讚美，個個稱奇，張儀那時也隨衆人賞玩，同聲附和，楚相見大衆一致誇獎那璧是希世之珍，他越發洋洋得意，興高彩烈，已

而衆客醉飽，先後辭去，楚相忙於送客，忘記收壁，到衆客散後，尋覓那個壁，已不知去向，亦不知那位盜去，左右共道，張儀甚窮，不顧品行，這個壁定是他偷走的，楚相亦怒，令人往捕，儀至相府，楚相責道，我以汝爲國士，誰知你原來是個三隻手，你把我的壁趕快還我，萬事全休，不然，難免皮肉受



苦，儀誓死不承認盜壁，楚相益怒，鞭笞數百，皮開肉裂，終不服，乃逐出相府，此後儀益困頓落魄，不得已，乃還魏抵家，其妻見其狼狽形狀，及滿身瘡痕鱗次，驚問緣由始知，因言道，咳，你如不念書浪遊，決不至受這欺辱，儀不答，但張口對妻言道，你不要那麼說話，先看一看我的舌頭還在嗎，妻笑道，舌頭還沒受損失，知道這三寸舌頭，便是全家的聚寶盆，有他在，萬事可無憂了，你等着吧，其妻見儀說的非常快活，也是莫名其妙，儀自此暫且家居不復出外。

張儀相秦賴故人

振萎起靡蘇季子定計

揚眉吐氣窮措大成名

那時蘇秦已約六國，相與結盟親善，然深恐秦兵一出，約敗勢散，自念無人可使柄用於秦，籌思再三，忽想起張儀來，暗喜道：如得儀相秦，吾事必不至失敗，乃派門下客赴魏見儀，進言道：先生大才，株守家門，豈是長計，聞先生本與蘇秦係同學，又相交好，今蘇公已官尊位顯，先生何不往趙謀一位置，蘇公必然汲引，不比坐困好的多嗎，儀亦心動，因問此客：君來敝國何事，客道：某係商人，便道來此，久聞先生大名，特來拜訪，果然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如先生有意赴趙，某這裏勾當畢，一同起行更妙，儀喜稱謝，相偕至趙，赴相府求見，蘇秦預告門下人不與通傳，儀連去數次，始得見，秦傲不為禮，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飯，又譏笑道：像你的才能，當世無匹，何竟潦倒如此，我豈不能推薦你使你富

貴，不過我看你這人太沒志氣，我不敢推薦你請回吧，我還有事，恕不奉陪，說罷，翻身入內去了，儀來時滿心自想是多年同學，平日又最相好，見面不知如何熱烈歡迎，及見則冷語冰人，任意奚落，儀怒滿胸膛，念此恥不可不報，又念欲報此恥，非赴秦不可，我如相秦，先伐趙洩恨，蘇秦語其舍人道，張



儀天下才，吾實不如，吾已用於趙，能用秦者，舍儀無人，然貧無力進取，我怕他見小偷安，故意羞辱，激之往秦，汝可暗中資助，他果相秦，再回復命，舍人乃暗隨，與同宿舍，日漸熟，輒助以金錢，并代備車馬，往見秦王，王用為客卿，與謀國事，舍人辭去，儀道，賴君相助，致身通顯，方謀報德，如何便去，舍人道，非我助君，乃蘇公助君，某來係奉蘇公命，激君來秦，囑謝蘇君，舍人歸報，蘇秦大喜，知從約不至失敗，儀既相秦，乃馳告楚相道，我前不盜你壘，你賴我，你今日須加倍提防，我不久便要盜取你的城池了。

司馬光情篤壻簾

走馬簪花同慶齋天樂

興利除害普施六合春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侍制，光年七歲，凜然如成人，聽人講左氏春秋，愛之，由此即手不釋卷，嘗以睡魔困人爲苦，欲排除不得良法，苦思方得，乃刻圓木爲枕，少睡則枕轉而醒，取名簪枕，醒則復讀，一室蕭然，圖書滿几，仁宗寶元初年中進士，年甫弱冠，性不喜花，赴瓊林宴時，冠不簪花，同列語道，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龐籍辟爲通判，及籍死後，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稱其賢，除開封府推官，英宗時，命知諫院，神宗朝，遷翰林學士，光上疏請罷新政，不報，因求去，判京御史台，回洛，絕口不言時事，光所著歷代資治通鑑，神宗說這部書，比荀悅的漢紀好的多，可惜未終篇，因使人赴洛促其完編書成，加資政院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雖田夫野老，人人都尊爲司馬相公，下至婦人稚子，沒有不知道司馬相公的，至神宗死，光赴京師奔喪

，百姓邇道聚視，擁馬蹄不得行，齊口同聲道，公既到了京城，千萬沒要再回洛陽，須要輔佐當今，活小民的命，晉宗立拜左僕射，痛論免役五害，請直接宣敕罷免，乃罷青苗，復常平法，兩宮虛已以聽，光亦竭智盡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遼夏使臣至，必問光起居，并戒其邊吏道，中國已相司馬，母



生事開邊，蒙海內之民，得脫離新法之苦，歡呼相慶，如同再生，論者美其有轉乾旋坤之功，當光在洛時，兄且年八十，光平日事兄甚誠敬，食有頃，必問道，得毋飢乎，天寒，即問道，得毋寒乎，奉如嚴父，保如嬰兒，自少至老，沒說過謊話，對人道，我沒有過人處，但平生所作的事，無一件不可公開，邵康節先生嘗說，君實

腳踏實地的人，又說，君實是九分人，足見推崇，及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京師罷市，巷哭過車，尤嘗語諸子道，商賈愛藏寶，士人愛藏書，當極加愛惜，每見汝等看書時，輒用兩指撮起，最易損書，是愛書不如愛寶，便可知其人了，想見對書籍珍愛之意。

張翼德鞭打督郵

猛 桓 侯 柳 枝 慾 瘟 官

劉 皇 叔 掛 印 離 安 喜

西人稱我國爲官國，又稱爲匪國，這種譏笑的論調，憂國志士，每引爲恨，要知我國的弊病，全由一般貪官污吏，滿口的國計民生，滿心的剝人肥己，他那宗媚上傲下的面孔，敲骨吸髓的手段，可稱得是無微不至，所以老百姓流入盜藪，亦都是這般誤國害民蠹官們鬧的，是以左傳上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吾人追溯歷代往事，其亡國亂天下之由，皆由「大不法，小不廉」，釀成禍變，茲舉張翼德鞭打督郵一事，足見那時官威凌人，官派十足，才逼出這種反抗力來，然而錯非有張翼德之快人，也作不出這樣大快人心的事啊！據漢書上說，張翼德名飛，係涿州人，平日以殺豬爲生，但是他的爲人，性情暴躁如雷，生成豹頭環眼，虬髯虎鬚，路遇不平，即揮拳相助，大吼一聲，恰似半空霹靂，人皆辟易，劉先主奇

其神勇，深相結納，并約關公，三人在桃園訂盟異姓兄弟，就是三國演義第一回所說的「宴桃園豪傑三結義」了，那時黃巾賊起，劉先主與關張倡練鄉兵保護境土，殺賊有功，漢廷授先主安喜縣尉，翼德與關公隨往，適一日有督郵到縣，先生往謁，不得見，翼德憤甚，挺身前往，役人拒者皆倒地，翼德闖進署



中，見督郵正在廳上，拷訊鄉民濫用匪刑敲詐，他就厲聲大喝害民賊，認得我張翼德麼，督郵方抬頭一看，未及出言，那翼德用了一個餓鷹抓雀的勢子，把那督郵從公案上輕輕的提了出來，衆役上前護救，被翼德一陣拳脚，打的東倒西歪，遂將這督郵提出公署門外，縛在一個柳樹上，折下柳枝，沒頭沒臉的亂打，打的督郵直叫張老爺饒命，正在大打特打時候，有人飛報劉先主，先主急往，督郵見先主來，哀叫劉皇叔救命，先主把翼德喝住，用手解督郵縛，那督郵被打的渾身是傷，先主以翼德惹下滔天大禍，已知不能善休，乃把印綬掛督郵項上，同關公翼德棄官而去，唉，這種害民狗官，應該活活打殺呀。

狄青銅面立奇功

折節讀書成良將

力疾衝鋒敗虜兵

狄青，字漢臣，山西汾陽縣人，少時以騎射出名，初隸勝御馬直，選爲散直，宋仁宗寶元二年，西夏趙元昊叛亂，詔簡衛士充邊防，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其時虜勢甚銳，邊將皆爲所敗，兵士遇敵，望塵均生退避之心，青以勇敢驍捷，爲主將所器重，故一值戰事，即以青任軍鋒，搗堅陷陣，猛悍無敵，頗爲賊人所畏，那時經略使係韓琦范仲淹而經略判官則尹洙，青一日因公事過洙所，適談及兵事，青指講口畫，動中機宜，洙奇其才，遂介紹於韓范二公道，狄指使有良將材，當今邊事正棘，需才甚殷，不可不加以注意，二公一見青，談論之下，亦知其質美未學，優加禮貌，仲淹并授以左氏春秋，言道爲將要博古通今，方是良將，如對古今的事，不能融會貫通，即便勇冠三軍，不過是個匹夫之勇罷了，何濟於事，青拜受之，由此折節讀書，虛心下問，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而名亦自是益著，青任指

使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計八次，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囓，歲奢毛奴尙羅慶七家口諸賊穴，焚燒積聚數萬，收其營帳共二千三百座，牲口共五千七百，又在橋子谷建設一新城，築新砦豎林大郎招安等堡，皆係相度地勢，審明利害，而後在其處修城立堡，自竣工後，賊之要隘，完全悉在官軍掌握



中，故虜氣不至十分囂張，邊人咸稱爲狄指使籌防之功，青嘗與虜接仗安遠（在陝西安塞縣北）虜殊死鬥，殺傷相當，青身先士卒，勇猛衝鋒，手殺敵人甚衆，而身亦被創頗重，虜旋以不得勝利引退，青入營，方在裹創休息間，忽報寇又大至，衆皆失色，青即挺身躍起，馳馬臨陣，將士見青力疾出馬，咸願効死，人自爲戰，勇氣百倍，青又披髮帶銅面具（見圖）縱橫馳突，所向無前，虜驚爲天神臨凡，望風披靡，無敢抵抗者，未幾，以功調補秦州刺史，經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青在經原堂與虜戰，密令軍中聞鑼聲退，鑼聲止則進，虜見青兵聞鑼退陣，大笑，以爲怯，不爲備，不料鑼聲甫止，忽然驟進，遂大敗走。

狄青元夜奪崑崙

斬逃將軍令嚴雷霆

攻無備度關冒風雨

時仁宗以青數立功，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職，歷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領廣源州（在安南國諒山府東北）發儂智高反，陷邕州，連破沿江九州，（即廣西南寧一帶）嶺外騷動，時青已由彰化軍節度內擢樞密副使，表請自劾，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問屬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用，帝意始決，乃召見青，青奏道，臣起身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騎數百，益以禁兵，竊賊首致闕下，帝歎其忠勇，乃以青爲荆湖宣撫使，嶺南諸軍，胥受節度，青既受命統軍，乃合孫沔余靖兵進次賓州，（時儂智高還據邕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戒諸將毋妄戰，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前，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在廣西宣化縣東北崑崙山上扼賓邕兩界）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

聞敗訊，言道魏令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并召袁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以徇，沔靖相顧失色，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青既誅陳曙等，因按兵止營，令軍中休十日，賊譟還報，兵未即進，決日，青忽整集軍隊，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將後軍，夕次崑崙關，值上元節，大



張燈樂，歡飲達旦，次夜，二鼓方安從軍各官佐，青忽稱疾，暫起入內，數使勸飲，遲明，諸將環立帳前聽令，乃青已於夜半風雨時，與諸先鋒等微服冒風雨度關，（見圖）趣諸將會食關外，大兵既近邕州，賊始覺，悉銳迎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惶懼失措。青執白旗麾番兵鐵騎張兩翼擊之，賊大敗，是役斬首數千級，智高夜縱火燒城，由合西口入大理，青按兵入城，嚴禁侵暴，招集流亡，廣南亂遂平定。當智高變起時，交趾請助兵，青奏道，假兵於外，以除內亂，究非我利，智高已蹂躪兩廣，尙不能討，安可再借兵發夷。致啓戎心，仁宗准奏，青還朝，帝深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敦坊，嘉獎旛籍舉將之功，并以余靖經制廣西。

狄青避水相國寺

報知遇追源念本

避謠詠潔身乞休

廣南既平，仁宗愛青甚，詔畫工圖其形，帝以六面涅猶存，面諭赦蔡隆之，青指面奏道，陛下以功推臣，不問門第，臣所以得有今日，正賴此涅，願留以勸將士，不敢奉詔，有人婉勸，面上有字，殊不雅觀，可設法去之，以副上意，青仍不聽，答道，青雖貴，不敢忘本，又有人譖青，當推唐名臣狄梁公爲祖，青又答道，青本出田家，少爲兵，豈敢祖狄梁公，仁宗以青有功，既貴能不忘本，頗有古名將風範，益心重其人，特優進諸子官爵，以示優寵，青居樞密計四年，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甚至於擁馬足不得行，又其府第中數有光怪，忌青者又故神其說，并謂青所畜之犬頭上生角，會京師自四月大雨水，平地水深數尺，青避水相國寺中，（見圖）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緣當時京城有童謠道，「漢似胡兒胡失漢，改頭換面終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青本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爲漢人，

一時傳此謠係指青言，新謠遂因以紛起，然仁宗知青決不至有何種妄動，而杯弓蛇影，已經鬧的滿城風雨，雖仁宗不聽，而言者不已，青心中亦不自安，知非乞休，不能止浮言，乃上表自陳，請解樞密使，仁宗鑒其心，勉允所請命青爲國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謠始息，次年二月，項聞生一瘤，百治不



效，三月，薨於位，仁宗震悼，追贈中書令，諡武中竅考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密，機會乃發，在軍與士卒共飢寒，卒遇敵，屹然不動賊無一人敢先退者，尤喜推功僚佐，儂智高之亂，破賊計畫，一出於青，及賊既平，所有善後諸事宜，悉爲委孫，毫無爭功觀念，衆始驚其神勇，既又服其爲人，羣歎不及，青之對於尹洙，未有知己之感緣由，孝於韓花，方得嶺露頭角，故至成名後，心誌不忘，及洙以貶死，悉力歸其家屬，而對韓魏公尤爲盡禮，每至其家，必謁其廟，入拜夫人甚恭，待其子弟以郎君之禮，神宗朝，御製祭文，遣使致祠子二，次詠數立戰功。

蘇秦馳作田舍奴

鬼谷子深山傳道

秦惠王失計拒賢

蘇秦，東周洛陽人，在兄弟輩中，算他是小弟，所以他的台甫便叫季子，他既是周人，所處的地方，又係周天子京城，那個時候，洛陽人全都是治產業，習工商的，沒有人在學術上一路走的，他偏不同流合污，隨人俯仰，打算學些文經武緯，撥亂反正的本領，好做出些補天浴日，蠱惑烈烈大事業，方不虛生一世，巧值那時東周陽城，（今河南登封縣）有個幽僻地方，山深樹密，人跡罕至，陽城的人都說不是個人處之地，因此便把這個地方，叫做鬼谷（又叫歸谷），晉人王栩性喜恬靜，見這谷地遠城市，境近瓊環，此中大有佳處，修真養性最宜，他老先生便住在這裏，自號鬼谷子，這鬼谷子於各門學問，無一不知，而對於七國大勢，（七國係秦楚齊燕韓趙魏是），尤爛熟胸中，遂發明一種學說，名爲縱橫之術

，因他老先生見當時大勢，注重在秦，縱是六國合力拒秦，則天下可安，橫是秦聯五國以攻一國，併吞爲一，則天下亦安，并著鬼谷子三篇，蘇秦既從鬼谷先生學，即授縱橫之術，畢業後，急欲發展其抱負，又不欲離鄉背井以謀事，乃托周天子親近之人，求見周顯王，因家貧戶微，不得見王，後聞趙相李兌



禮賢下士，乃赴趙見兌，（兌以殺趙王主父常懷憂愁懼秦爲畫策兌大稱善）乃贈秦明珠寶玉黑貂皮裘，黃金百鎰，資助使入秦以運衡之術，進說秦惠王，反復詳陳連翻舌本，適值秦新殺商鞅，惡策士，對蘇秦頗冷淡，不過蘇秦一團高興，並不因秦王冷淡而減少，話不能打動，復繼之以書，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十次，即秦王之面亦不得再見，別的希望，更談不到，旅居日久，毫無一點消息，黑貂裘也爛了，百兩黃金也完了，資用無措，不敢再延，遂不得不去秦而回，當他去秦國的時候，免不了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那兩句話，據他本傳上所紀，負書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敘述筆端有舌，當日情態活躍紙上，彷彿昔年舉場被貼出的士子一般。

蘇秦窮途遭白眼

落魄歸來至親成陌路

引錐自刺苦讀勵精神

蘇秦由秦國落魄還回家鄉，與他熟識的人們，看見他那般狼狽不堪的樣子，沒有一個人不指指點點的說道，放着本分務農經商的事不幹，偏想憑着伶口利舌，騙取富貴，世上那有這麼容易的事，這樣人一輩子是沒有起色的，活該受窮，當下你一言我一語，那種冷嘲熱諷的腔調，委實叫人難堪，蘇秦看來人對待自己奚落神情，只裝作不見，忍着一肚子悶氣，沒精打采的走回家中，及至到家，見父母正對話廳上，其妻正在織布，他立刻上前問訊，誰知父母連理都不理，而他的妻仍然是手不停梭，繼續她的工作，眼皮兒也不抬，蘇秦此時飢火燒心，餓的難受，急往廚房去奔，其嫂正在廚中打掃，也不理他，他叫了聲嫂嫂，我回來了，我因為趕路跑的餓了，勞慳駕，快給我做點飯食，叫我吃，誰知他這樣一說，他嫂

嫂依然是不聞不見，索性把打掃的工作馬上停止，走出去了，蘇秦見了這種冷落景況，由不得長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父母不拿我當兒子看，嫂嫂不拿我當小叔看，我的妻也不拿我當丈夫看，看來都不足怪，只恨我個人不爭氣，應該受這磨難，罷罷罷，蘇秦蘇秦，你有何顏面立於人世，常言道，成人不自



在，自在不成人，富貴不是一定不可移的，也要看個人能冒險進取，努力奮鬥的精神如何，我從此須刻苦勵志，力求深造青紫錦綉印纒綬若，不都是取之如寄嗎，經這一場淒涼風味，把餓神也嚇跑了，當晚獨自一人便在他那蝸牛式的書房中，把書籍堆列滿案，在那一盞油燈，半明半滅的燈光之下，苦心研究書中奧妙，正在精思深慮的時候，忽然睡魔光臨，連打呵欠，困睡想睡，乃取利錐，自刺

其股，血流至足，亦不覺痛，并且語道，不能取金玉爵祿於談笑之間增光耀祖，還算得大丈夫嗎，他這一錐，居然把睡魔也給吓走，足見他的感憤，與讀書用心，到了極點，這樣揣摩了一年，學問日進，稱得起是滿腹珠璣了。

蘇秦游說得顯位

見燕王發展平生志

結同盟掌握六國權

蘇秦刻苦精研縱橫之學，旁證博攷，焚膏繼晷，足足的這麼一年，自信問世確有把握，乃謀二次出山，只苦旅費無法籌備，其兄蘇代蘇厲亦習縱橫之術，自知才學遠不及秦，見秦復作第二次遊說計，遂各出私財補助，（代厲在策士中亦頗有名）蘇秦始得成行，惟蘇秦此時目的，則專在合縱以抗秦，與第一次之說秦惠王不同，第一次欲用連橫之術秦，係志在強。秦既不用其計，蘇秦恨極謀排斥以洩其忿，故立誓不再進函谷關，又想這回游說各國，當從燕國開始，燕國勢最弱，渴望和平，說燕如得手，再到各國方不至癩釘子，乃至燕，求見燕王，不料侯門似海，羈旅經年，資斧斷絕，囊空如洗與第一次在秦國時相似，店主人憐之，借給百錢，值燕王出獵，蘇秦候道左，再拜伏謁，燕王問知爲蘇秦，大喜言道，

洛陽蘇季子，聞名已久，爲何不早來見我，自苦如此，不知蘇秦來已一年，爲左右所隔，不得進見，燕王今日見了蘇秦，大慰平生，遂同車還朝，問以燕國大計，并天下趨勢，秦勸其與趙連合，勿與秦通，則燕國可永無兵禍，安如泰山，燕王聽從，贈蘇秦車馬玉帛，使到趙國締約，既至趙國，趙王郊迎庭



見，甚爲優禮，秦勸趙王與五國（韓魏齊楚燕）結攻守同盟，合力拒秦，趙王從之，尊爲上客，贈與車馬百乘，黃金千兩，白璧百雙，錦綉千端，供其需用，蘇秦歷說韓魏齊楚四王，動以和縱之利益，語語提綱挈領，句句懇切透關，都是極力發揮秦是虎狼之國，不可聽牠宰割，總要六國同心合力，集零爲整，抵制兇暴，四王見他清辯滔滔，口如懸河，而且洞明國情，曉暢軍機，的

確是個文能經邦，武能世亂的人才，全都是佩服的五體投地，舉國相從，佩六國相印，并約期請各派代表，會盟涇水，六國之君結爲兄弟，一國背盟，五國一同發罪致討，各代表同簽名誓詞上面，奉蘇秦爲縱約長，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並繕縱約一通，專人送秦，自此秦兵遂不敢出。

蘇秦富貴還故鄉

前倨後恭堪歎炎涼世態

受薄報厚莫忘窮苦時光

古語嘗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說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此人清之所榮，亦今昔之所同，所以漢高雋才，猶戀鬻浦雞犬，光武興漢，尙念念南陽親朋，蘇秦少年貧賤，久困鄉里，一日置身青雲，霖雨蒼生，豈不願與父母兄弟妻子團聚以叙天倫之樂，回想當落魄潦倒狀況，與今日之功名煥赫情態，兩相比較，以自鳴其揚眉吐氣，故於還趙的時候，路過洛陽，覺山水雲樹，山這時候光看起來，只見山明水麗，雲瑞樹秀，處處風光宜人，周天子聽見他回來，趕緊除治道路，派員郊勞，禮節甚爲隆重，至家，父母皆拄杖倚門而迎，兄弟妻嫂，皆跪地不敢抬頭看，蘇秦笑語嫂道，嫂嫂，您爲何行此大禮，您還記我那次由秦國回來，飢腸雷鳴，央求您爲我做飯充飢，您連理都不理，今日怎麼這樣恭而有禮呢

，嫂聞言，羞的無地自容，以面掩地，接連叩首如搗蒜，言道，前次因你窮困回家，估量沒有多大起色，我那有許多園工夫爲你炊飯，今見你做了大官，發了大財，『位尊多金』自恨有眼不識貴人，請你格外原諒，蘇秦仰天長嘆道，唉，貧窮父母生厭，富貴親戚都怕，人生在上，勢位富厚四個字，是萬少不



了的，假使我有近城肥田二百畝，我就一輩子當了田舍奴了，六國相印，作夢也休想到手，住家數日，散給宗族朋友千金，都是在前會受過人家的恩施，又想起在燕國時，旅舍主人借給百錢，尙未奉還，差人送與百金，語左右道，患難中能周濟者，這個情義海樣深，萬不可忘記，務要重報，古今人情都是錦上添花，誰肯雪裏送炭，看來蘇秦心地比張儀還厚道些，不過兩人學術不同，蘇秦主張的是合縱，是爲六國全局計算，張儀主張的是連橫，是爲秦國用兵計算，所以張儀是蘇秦的敵手棋，那時的人，因而蘇秦張儀並稱，其實張儀，比蘇秦略遜一籌，然而蘇秦不得善終，張儀反得壽考，此又天理人事之不可解者矣，然而蘇秦總算個人才。

方孝孺心向聖賢

振衰起靡尊孔正俗

安貧守道賢士樂天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少時隨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徘徊不忍去，又訪問昔日顏回陋巷曾點舞雩地址，慨然有希聖希賢之想人見其年幼志大，已知日後必能出類拔萃，大器晚成，後受業宋濂門下，勵志潛修，孜孜不倦，見天下大亂，風俗士習，日趨日下，人心爭尚囂張，邪說競起鼓煽，孝孺滿目時艱，思圖挽救，故對於帖括文藝一道，絕不專意刻研，不過因進身關係，不能不從事涉獵，然心中終鄙爲雕蟲小技，無足輕重，其着眼下手之根本工夫，惟以明聖道，正學風，振衰起靡，發聵豁矇，視爲個人責無旁貸的天職，古人有言，見堯於美，見舜於墻，又言，力障狂瀾，中流砥柱，孝孺憂世憂民之苦心即孔子所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即范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藥，可是既抱移風易俗的宏願，就要矢堅心，鼓毅力，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魄，方足以達到圓滿目的，不至有白崖而返望洋興嘆之類廢，史稱孝孺嘗患病，正在呻吟牀榻，其妻見夫病勢沉重，家無分文積蓄，不但醫藥無法籌措，而且冰鍋冷燴，薪米俱罄，這樣貧病交迫的日子，可叫人怎麼過呢，想到此處，由不得哽咽啼泣，人在病中，



心是靜的，知覺尤其是靈敏的，孝孺雖在那裏昏亂煩燥，然而他那心神却是絲毫不亂，忽聽牀邊有人抽抽噎噎的哭泣，趕忙睜眼一看，原來是他的夫人（見圖），當下便掙扎着問道，你好端端的又哭什麼呢，難道怕我的病不好嗎，其妻答道，你這病沒有什麼不好的，不過家裏吃的已經都沒有了，你又在病中，我們這樣窮日

子，愁病交加，如何是了，孝孺聽妻言，微微一笑道，窮怕什麼，處境雖窮，吾心不窮，窮本書生本色，正是上天玉成之厚意，古人有三十天只吃九頓飯的，這才是君子愛道不要貧呢，由此看來，貧窮很算不了一回事呀，你又何苦傷心理，夫人聽了孝孺的話，立時破啼為笑。

方孝孺大器晚成

舉動端嚴老成風範

批答章奏才氣無雙

却說孝孺的夫人，經孝孺一解說，她也醒悟過來，由此也便黎藿自甘，雖度日斷炊，她也是怡然自樂，可見孝孺型于之化了，說到孝孺本身，更是進修造詣，月異而不同，當時的人，見他履德蹈仁，規行矩步，言語舉動，悉合乎禮，至於學問經濟，控經胙史，抱瑾握瑜，成日，成年，苦形勞思，焚膏繼晷，只是謀道，不計衣食，這樣砥節礪行的人，除了宋朝程朱，恐怕誰也是作不到的，不料處這個兵荒馬亂，綱紀掃地的時候，竟會出了這們一位祥麟威鳳般人物出來，這不是天心厭亂嗎，所以那時的人，都稱孝孺程朱再世，無人不說太平有象了。洪武中，太祖聞名召見，喜其舉止端嚴，語皇孫（建文）道，這人是個國士，但是今日還不是用他的時候當老其才，留作汝日後的賢輔佐，乃慰勉遣還鄉，未幾，又

有人薦舉復召見，授爲漢中府學教授，及太祖崩建文續立，是爲惠帝，自漢中馳驛召還京，日隨侍左右，藉備顧問，遇讀書有疑時，每使講解，臨朝之際，恒僚奏事，而議處置可否，帝即命孝孺秉筆就龍案前批答（見圖）文采悉頌發，義正詞嚴，沒有人說他的批答不對，既而修太祖實錄，並一切類要諸書，



孝孺以侍講學士兼充總裁，後以更定官制，凡內外品官動階，悉本周禮改革，孝孺時爲文學博士，建文又命孝孺陳述禮制，頒行天下，其時燕王棣居北平，地佔優勝士馬精強，又智勇絕人，酷似洪武，建文柔懦寡斷，不知爲曲突徙薪預謀，反日日從事於無關定際之虛文，正中

燕王窺伺野心，有所藉口故建文元年，周王橧湘王柏齊王博代王桂岷王梗相繼幽廢，齊秦黃子澄欲燕無王不疑，遣燕世子高熾高煦高燾還北平，而令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暗中監視棣行動，又以防邊爲名，令都督宋忠帥兵屯開平，特調北平二衛出塞，并更換守臣，暗授密計，偵察燕王動靜，隨時報告。

方孝孺殺身成仁

攻堅搗穴出奇兵

見危授命報故主

建文三年，燕王果反，廷議用兵，詔檄皆係孝孺主筆，燕兵勢盛鋒銳，（時燕王謀主係僧人道衍令棣上書建文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殺謝貴張嵩宋忠自署官吏稱其兵曰靖難）耿炳文李景隆先後潰敗，燕兵日逼，京師大震，旣而盛庸大破燕兵於東昌，又破於夾河，圍燕王數重，諸將以奉建文詔，「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一語，故不敢十分相逼，棣得突圍出，乃上書建文，請罷盛庸兵，即聽命，孝孺道，棣兵已疲，宜令遼東諸將攻永平，眞定諸將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棣可擒也，盛庸平安吳傑皆善用兵，棣所深憚，豈可便罷，兵散不可復聚，勿爲所惑，時燕王派指揮使武勝上書請退兵歸藩，蓋因盛庸吳傑平安分道斷其糧道，故特設詞緩兵，孝孺請建文誅勝以絕燕，旣而平安攻北平，不利

引退，燕將李遠寇沛縣，焚糧船數萬，河水盡熱，魚蟹皆浮死水面，遼東兵又潰於直沽，燕兵勢益張，連陷東平、濟陽諸州縣，斷徐州饒道破蕭河，宿州，遂渡淮，破泗州，出天長進陷陽州，遊騎駛江上，建文見事急，乃下罪己詔，孝孺請派慶成郡主（燕王禕姊）赴軍，佯請割地罷兵，禕不許，遂率兵由瓜洲



水

渡江，進次龍潭，京師戒嚴，或勸建文他往，孝孺力請守京城待外援，即事不濟，當死社稷，燕兵破金川門入，建文自焚，（野史傳削髮爲僧正史不載）孝孺被執，燕王欲使草詔，召至，衰絰悲慟，聲震殿陛，燕王下座慰勞道，先生勿自苦，我乃法周公輔成王的故事，孝孺道，成王安在，燕王道，彼自焚死，孝孺道，何不立成王子，燕王道，國賴長君，孝孺道，何不立成王弟，燕王道，這是朕家事，命左右授筆札，孝孺一面哭罵，一面大書燕賊篡位四字，王怒甚，言道你不願九族嗎，孝孺道，十族也不怕，乃命磔於市，孝孺慷慨就戮，賦絕命詞而死，宗族親友門人坐誅者八百人。

（孝孺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日一版

民族精神第二集

定價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
(外埠不加寄費郵票通用)



撰述 郭蓮青

繪圖 席與承

發行 馬家聲

校對 王代昌

出版者 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實報出版部

印刷所 實報印刷所

分發行處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及各大書局

